

馬仲殊著

兩
難



上海華通書局發行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09 75828

7171

兩 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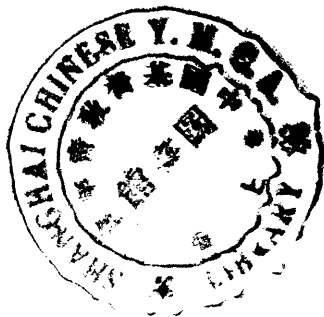
馬 仲 殊



華 通 書 局 發 行

~~1557966~~

旅途之夜·····	一
兩難·····	四三
九少爺·····	七七
露華的兒時·····	九九



旅途之夜

碧城昨晚上床後，心裏竟展轉反側，不能夠熟睡。

她很疑忽像她這萬事無愁的人，竟會失眠了。其實，這也有兩個原因：第一雖這是艷陽三月，不到暑假時，而她要回家了。學校因為驅長風潮擴大，迫不得已的就提前放假；而在這時，她又新得家書，說她的婚姻已為決定，等她暑假回家時即行訂婚禮。這意外的提前放假，在校長方面是憂心戚戚的怕要失去位置，在她却暗裏來馨香祝禱的趕快去見她的愛人呢。她已經和同事們商訂了，在八日的早晨一齊啓行。離着首途時期雖只兩日，可是時期愈近，心裏愈覺忐忑不安。她

預計到家後，見她愛人如何的愉快，如何同愛人到第一公園挽手散步，說些情話，因此，她心裏充滿了愛的憬憧，便不能讓她安然入睡了。其次呢，便是她最近兩日腦海裏留存的浮影，一種不知覺而又時時要發現的浮影。

在四日，禮拜那一天，那時候學校還是安靜如恆，她也沒得到說替她訂婚的家書，她在這六日的忙碌之後，受了春風的鼓勵，便和幾個同事走向金氏小園。在這荒廢頹敗舊園中，發見幾處殘花，除去說一些不勝滄桑之感的談話外，她們只有在破池邊看水波游魚。忽而兩個人影走近身邊，到和她談話時，她纔知道高高的一位是同事胡君。原來他們雖是同事，可是她在附屬小學，胡君在師範本部，要不是胡君擔任教育，和她稍為有些接洽，她幾乎不認識，所以胡君走來時，她竟認不清楚。胡君和她談了幾句，就為她介紹和他同來的人說：「這位是趙天民君，是國內的青年文藝家。」

她和這位青年文藝家略爲寒暄，看見那談吐的態度，就被這青年和文藝家的幾個字，在心裏深深的印了一道痕。趙君講起當年金氏小園的盛景，講起當年所謂「金家銀子如流水」的故事，而今不過轉瞬之間已成敗瓦頽垣，真有不堪回首之歎。趙君一面講話，一面流露那描寫的天才，引得她立也不安坐也不定，要急急的回校。

自從那天回校後，她初見道旁飄些花瓣，就要想到那青年文藝家所留下的浮影。她也懷疑到「她們大概也心裏念着青年文藝家吧？」可是她又不好去直接的問。而她看見同事們的態度自若，可斷定她們沒在繫念這些事，因此她又覺得「我爲甚麼把他記在心裏呢？」不過事實上，她又不能免除這個念頭。其實，這也不是偶然的事。那天和她同到金氏小園的，是四個人。淑貞，她的丈夫就在師範本部裏做教員，小家庭的快樂幾乎形容不出來，當然沒有其他幻想。鏡明吧，她是新寡的。講起來要有一些反應，可是她再懦弱不

過，終日在眼淚裏生活，沒有這般餘情逸興了。還有她的姊姊秋琛，已是過了青春的老處女，心理上正在自甘暴棄的時代，不但沒有愛的要求，而且鄙視男性。從這樣推演下來，只有她，芳齡只是十九歲的她，看見陌上的楊柳枝柔和桃花競放的青春時節，怎麼不有些煩悶呢？

在她有這煩悶，也是她的防禦過切。來往在這還未十分開通的浦鎮，誰個不曉得附屬小學的「大小徐」呢！而且人們見過她的，都要私下這樣批評說：「大徐那真比小徐相差萬倍呢！」這可證明浦鎮人士對她的傾慕，她本可藉此稱譽，找到幾個朋友來調和枯燥生活。可是她那種每個處女皆所賦有的高傲性情時時發作，愈是人們來訪她問她，她愈覺自己的高貴，愈做出那處女的尊嚴，令人不可侵犯。因此，她的異性朋友太少了。從另一方面看來，這是經驗所指示她，教她不得不慎為擇交。當她到浦鎮來的前一年，那時她剛畢業，在沛州服務，以她的芳年麗姿，加上天

賦的活潑，又剛從學校出來，處處抱着改造社會的思想，行爲就非常的解放，以致謠言四出，弄得滿城風雨令她不能安身。當她到浦鎮來時，還正是她憎惡男性的時期呢。她以爲男性的一舉一動都是惡意的，男性的話都是欺騙手段的表現。所以到了浦鎮後，她格外自尊，任憑人們來專誠晉謁，她都置之不理。她常對司閹的周貴說：「這些男人厭煩死了，下次再來就說我不在校裏」。這明明是她的反感。她有時氣急了，就是對那些男性的小學生，也不把她那平常慣會流露在嘴角上的笑輕易的顯示出來的。

然而，人終竟是個人，不是在超人類裡過活的人。她這樣的一天一天，由秋而冬，由冬而寒，倒也罷了。可是到春風一來，枯黃的轉爲青綠，死沉沉的大地一變而爲花花世界，就是泥灰的牆頭也覺笑容可掬，再看那剪波綠皺的乳燕雙雙飛還，怎麼不令她有些身世飄零之感呢？在那吹得身上教人要酥軟的東風一時一時的迎面而來，

她會去埋頭大睡。可是，那是無效的，那是添加煩悶的機會。到了這時，她纔感覺到做人的難爲了。她真不知道，一個人投身在這茫茫的人海裏，究竟應當怎樣去做。太真實了吧！人們要說那是醜惡，那是人格墮落；太虛僞了吧！人們又要說那是卑鄙，不道德。這樣想了，她會有厭世的念頭，她會咒詛世界是萬惡。心中的掙扎到了不能解決時，她又會對那路旁的小草表一些同情。她覺得虛僞萬惡的人類還不如小草真實啊。因此，她又想要一個人住在洋海的荒島裏，去自耕自食，和人類永遠隔絕，來欣賞這大自然所賦與的美麗。她也知道這是不可能的，可是又有什麼辦法呢？真的，她真沒有一點辦法。她有時厭惡這春天，想用一股洪水把大地洗淨，也不讓那艷美的紅花向她譏諷。她有時又愛煞這春天，想自己也變成粉蝶兒在花間飛舞。她這樣矛盾的思想，對自己的身世又傷感着；「春啊！你怎麼對我這般慘酷呀！可憐我的青春喲，怕要隨着殘花落葉

一樣的虛度吧。」

說起來那天她約了淑貞，鏡明和姊姊秋琛到金氏小園去，也只爲自己好解一些愁悶。偏偏遇見了同事胡君，無意中又認識了青年文藝家的趙天民，心裏好似沙漠中點了幾滴雨。一時繫念起來，心裏會跳動得利害，臉也會驟然紅熱。被了淑貞看見，要這樣向她說：

「怕有人戀你吧，看你臉紅得這個樣子。」

她聽了，只勉強的說：「那裏的事情？不要在咒罵人啊！」

「那要爲你在害單相意，不然，怎麼這樣燒熱呢？」

「罵人是要遭雷打的！看你就是胡七亂八的講。」

雖然把淑貞混過，可是自己心中每無法消除。前日家中來信，說替她已訂了婚，未婚夫笑漁是她所認識的，她這久懸的心纔似石沉大海的安定。恰巧校中起了風潮，學生罷課，催她急急就

道，把她心念全部遷移了。只是爲希望愈急，反覺徬徨失措，不知如何是好。爲商量怎樣啓行，她又從胡君處得來了一個消息，知道天民也將同行赴陵，並且還是胡君留他作伴，好路上更覺熱鬧。胡君只把天民的名字提了一下，她那已安定的心，又會跳起，使她驟忽的想着：

「他和我怎沒相遇在先呢？」

然而她又隨即覺得這是邪念，這卑鄙的念頭是不應該留在心頭的，所以她強烈的糾正自己：

「笑漁還不知怎樣的盼望我回去了喲！」

「家裏來信的吧？」午膳時，淑貞又向她問着：「那個事情成功了吧？」

「看你這個人真好笑，甚麼事情喲？」她故意裝着不知。

「啊唷！還要我說出來，還不是那樣事情。」

「我看你倒是路路通呢！」

「哼！學生罷課，倒替你造機會呢！」

事實總是事實。她被淑貞問得沒有說話，淑

貞就說出多少風騷話，向她挑戰。這在碧城當然願意淑貞如此鬧着，足以表示她在戀愛上的勝利，不過不好把自己心內意思說出，卻故意做出厭惡的樣子，而臉上無形中又不得不現出笑容。愈是她半覺羞弱，半覺得意，淑貞也愈向她混鬧。在淑貞好似表示自己的幸福，另一方面又在輕視她「你那裏知道其中的神秘啊！」她倆說着，用筷子打着，在感覺遲鈍的秋琛看起來，以爲她們的孩性還不輕易改啊；而在愛好傷感的鏡明心裏就有無限心傷，飯也沒吃飽，倒向床上，哭了一個下午。淑貞跑去勸她收拾行裝，說明天已預備啓行，鏡明更覺心酸，說這裏幾個人，只有她，只有她一個人是極可憐的喲。其實，碧城這兩天也睡不着。人家都說她瞬刻就踏上幸福之路，心中要如何的喜慰，可是她竟莫知所以的失眠。要是她對淑貞講出來，淑貞一定說她急急想見愛人，纔會失眠的。她也找不出適當理由，說這句話不能成立。

當她聽到那牆外更鼓聲，冬冬的過去，激刺在她耳裏，她也氣悶着，「怎麼就睡不着的呢？」抬起頭來看看，牕外月影已經模糊，夜色靜到連屋裏的空氣也好似在休息。深沉的房間，隱隱還能看到的掛在牆上那盧色蒂所畫的「休息之谷」，皆令她感到現在自己也還是空虛的喲。

從幻想和掙扎後的困倦，她便糊塗的睡去。在朦朧中似有噪聲來驚擾她，她把頭輕輕抬起，淑貞已急不可待的催她起身。今天已是她們約定啓行的日子了。

她匆匆梳洗完畢，校役把行李搬上人力車。因為匆促啓行，丁家和吳家幾個朋友處也沒去告別，送她們出大門的，只有校中幾個男同事和還未回去的幾個寄宿學生。時候還只六點多鐘，踏着陰溼的石塔，看看天際晦暗的流雲，她們和幾個女學生竟有再見不知何時的臨別依依狀態。大隊行人穿過清晨的長街，到了小北門，又看見大批行李車和話別的人們在灣腰脫帽的嚙嚙。她和

同行的胡君，朱先生及仲升，天民等點了點頭，又和送行的人說幾句套語，從人聲嘈雜中她便上了車向新橋出發了。

這次同行之多，真是空前未有。除去她們四個人，另外有淑貞的丈夫仲升，教算學和史地兩位老先生。朱先生和成先生，素以浪漫自居卻被人稱爲粗魯的劉百海，還有以道學見稱的胡君，又有胡君留下來的天民，此外還有四個學生，一共有十六人之多。他們又因爲下學期的位置不能決定，把各人所有的行李都帶回去，在這僕僕的道上那黃包車和小車的蜿蜒真排成了一字長蛇陣。他們預備先到新橋住了一天，再乘新近築成纔第一次通車的隴海鐵路。

天氣似欲雨不雨，還帶有些微涼意的風陣陣吹來，吹亂了碧城的頭髮。這樣的風，說陰沉也不陰沉，說和暢還未和暢，就是那般不急不緩的吹來，令人覺得有春意的吹來，教碧城坐在車上有說不出的心急，沿途是柳絮沾人，遠遠的鳳凰山

淡妝迎笑，只可惜少去了晨曦，減卻明媚的春光。

新橋離浦鎮只有三十幾里途程，在路上雖費去不少休息，不到中午，他們已進了新新旅館的大門。這旅館在新橋可說是唯一的大旅社，其實房間並不多，並且還是舊式房屋，不過稍加粉飾，生意也不過好。他們這大批行人到了時，頓時把旅館熱鬧起來。他們，第一，就是支配房間。爲着四位女先生要安靜，就請她們住在後進一排堂屋的西邊廂房裏，其餘的，前前後後共住了四個房間。他們住定後，本預備到街上看看，找幾個熟人。誰知吃了飯，長空的流雲，醞釀了半天，竟落了幾點雨。風也漸起漸大，雨點也幾乎連續不斷，他們就只有在房間裏廝混了。

「明天上車，再下雨，那就糟喇！」素有杞人之憂的秋琛看石地已全溼了，便說了一句。淑貞和碧城正在下象棋。秋琛說了，頭又向天井望望，看見雨地上來了兩個人，她又對碧城說着：「國手來了。」

碧城頭抬起時，看見仲升和天民已走進門。有外交家之譽的仲升老遠的就彎腰示敬的走來，嘴裏又說着：「我來替你們介紹，這位是青年文藝家。」

仲升走進來，屋裏的空氣就爲之一變。他把自己得意的交際手腕和善於滑稽的表情，盡量的在女性面前表現。碧城也流露她的天真，流露她的好勝心，她是這樣想：「你以爲是交際大家，今天偏要你失敗」，所以她隨即說着：「我們早已認識的，還要你來介紹？」

碧城說完了，也覺得有內心的得意。她向天民讓了坐，看天民正莞爾的報以一笑，她更愉快，一方面以爲今天壓倒了仲升的氣焰，一方面以爲天民正了解她所說的意義。仲升呢，也正在這找機會，所以不等碧城的話說完就補充着：「你們在甚麼時候會認識呢？」他把頭一搖，做出冬烘先生唸四書的神氣，引得屋裏人都大笑不止，碧城更笑得連手裏的象棋子丟到地上，嘴裏在說

着：「你看看你的黑漆板凳啊！」

她說了後，猛想到這話或是太唐突了吧，又怕仲升對付她，急匆走到裏房，預備上樓去，好逃避仲升的話鋒。誰知今天的仲升又這樣向她挑戰：「敢是怕同我下棋就逃去了嗎？」

只這一句話，就把碧城激動得站住了，還又稱勝似的：「你的棋又能勝誰？」她走到原來位置。把淑貞向旁邊一拉，「你站過去，讓他來下呢。」

淑貞也好似得到報復的機會，不住的向她說：「輸得了怎麼說法？」原來她們往日下棋的慣例，誰個輸了，誰個就得叫那贏的人兩聲黑漆板凳。淑貞在旁邊得意，仲升也給她弄得莫名其妙，碧城的臉卻紅潤起來，她那羞怒的心和好勝的心一齊在她那兩隻水晶般的眼睛裏表現出來。她拿水綠的小絲手帕，向唇邊拭了一拭，嘴裏向仲升說了「我們下喇！」一句，隨即坐下來，不介意的眼光向天民身上一攝，看他好似正有所欲言，她

也純熟的脫出了口，說着，「趙先生看我們鬧得太利害吧？」

天民也不加思索的說：「一個人是要隨隨便便的好。」

他們坐定後，天民在旁邊參觀。碧城操必勝的心太急，其初走了幾步很佔優勢，誰知她只顧攻殺，不讓她細心思維，一隻車在了馬口，等到她注意，已經被吃去了。她心裏惱恨和憤悔，大有非要一步把對方致死不可，她屏息的預備作亡羊之計，仲升卻慢吞吞地說着，「讓你悔一着吧？」這在碧城聽了，真覺十分侮辱。她的心愈急，手裏的棋更覺錯亂，加上失了車以後的氣餒，結果，就被當頂砲和沉底車弄得輸了。這時，她嘴裏還不服，「要不是偷人家車，怎麼有你贏的？」

仲升也做出恭敬樣子說：「哦！對不住得很。承讓！承讓！」

淑貞剛從裏房出來，就大聲叫着：「怎麼？輸了嗎？實行條約喲！」

她還是強辯說：「你問問，看是誰輸的？——我們再來喇！」她又好似要在天民面前驕傲，又好似天民能幫助她，向天民咪的一笑說着：「你看誰下的好？」

天民也就順從她的意思，說了一句調和的話：「仲升下的是工夫棋，你下的是敏明棋。你們倆真算棋逢敵手！」

「趙先生纔會恭維人呢！」淑貞說了後，看見朱先生急匆匆走到廳房，她也就拖着那廣東木屐跑出天井。

「你來下一盤吧。」仲升站起來讓天民坐下。天民被他拉得沒法，又見碧城沒拒絕，也就拾着棋子，預備開始。忽然一大浪的人從前面走來，朱先生報告打聽關於火車的消息，說明天決定有班，他以為這許多人同走，應當有點組織，各人也議論紛紛，把已經睡覺的鏡明和秋琛也鬧醒了。經過一陣嘈雜的會議，舉定仲升和天民做幹事，又說些閒話，聲浪低息些，他們倆就開始比賽

，一羣的人爲着外面還落着雨，也就站下來了。

碧城心裏也還是和先前一樣的急着，再加上參觀的個個向棋上爭望，她更怕失敗了會貽人口實。而那道學先生的老胡還插着嘴說：「密司徐也同長勝將軍下棋喲！」他既破了沉寂，那劉百海也按按他的短鬍子，笑的說：「這是錦標比賽嗎？」又把頭向裏面擠一擠，對碧城說着，「等一下讓我也下一盤吧。」聲浪愈來愈多，一句一句的幾乎都對碧城而發。這使碧城心慌意亂，想着這次非勝不可；可是經過一兩着，想去吃的砲或馬，竟不能如願，且來勢猛烈，幾乎使她對付不過去，怕又輸在當頂砲的手裏，她心裏也急奮，一方面又想向天民請求，「你讓我贏一次吧！」她這樣想了，心更在跳動，全身覺得不自如，小腿上好似有東西使她發癢，她把腿向前一伸，又覺得有細膩的含電似的力滑在她的襪面上，她纔知道那已是觸到天民的小腿上了。她很覺難過，想或天民還不知道吧，把低低的眼平前的低視着，

誰知天民輕輕的笑正好和她打過照面，她在不知不覺中也把嘴角上的梨渦輕輕的一提，欲笑不笑的向天民說着：「趙先生下棋比他規矩！」正在拿着棋子的手向仲升一指。

「我怎麼不規矩？難道有甚麼不規矩的事麼？」

百海那歌德式的頭斜了斜也湊上一句：「我比他更規矩，同我來吧？」

在碧城說出這一句，全沒介意，不料想他們和針尖一樣的對付她，她自己卻也不介意，有點對不住天民似的。她稍稍斜視一些，天民的眼光也從低的眼眉裏送來，她有些怕人窺出的難爲情，把眼恢復到注意棋盤上，發現她那放在馬口的砲，天民沒有把牠吃去。胡君看了，陰陰的說：「老將也會有漏着了！」

「我看，密司徐並非老將，是木蘭吧？」天民還是照顧他的棋。

因他這句的牽引，他們一口同聲的，請碧城

唱木蘭從軍。聲音噪亂了，鼓掌聲四起了，綽號叫毛頭花臉的成先生正和鏡明在裏邊談話，也站起來把頭一陣：「誰個唱呀？好格，我也要來聽聽啲！」各人興奮了，棋幾乎下不成，最後，還是碧城提議：「要是我輸了，我就唱，好吧？」

各人都贊成，聲音停息了，預備棋終了後來聽唱。碧城心裏以爲這棋倒有勝的希望；再不然，就是輸了，今天和往日不同，而且又是和天民着的，丟不了甚麼面子。這樣思維中，她又會忽然想着，今天倒要唱，唱這最得意的木蘭辭。

這時，她並沒十分注意到棋，然而她發現她的棋忽佔勝勢。稍加計劃，差不多着着能得心應手。那馬向河口一走，兩隻大車都有吃着。把那大車吃去，她心裏得意到幾乎忘形了，腳向前一伸，被天民的腿夾着了，天民竟敢大膽的向她輕輕一笑，等到她把腿急速縮回，那滑細的絲襪上所受的電般的觸力，使得她心跳，然而她又擔心着：「這不要不是他的腿啊？」再看天民對她所表

示的笑容，她的內心似乎有了着落，可是這又使她想着：「他們會看見我伸腿的吧？」

一盤棋竟下了二十多分鐘，結果，她竟勝利了。可是，他們還一致請她唱木蘭辭。笑聲，話聲和拍手聲衝破屋內沉寂，仲升更顯出他的手腕用激將法來激動她，這真使得她高傲，她以為「你們愈是這樣，我愈不唱。」她似乎又感謝天民沒有丟她臉，她站起來活潑的一轉到床上，有意無意的說着：「你們都不……」沒說完，就被仲升搶着說：「不甚麼？不夠資格吧？那我們請新簇簇的文藝家來敦請！」

各人都好似喝醉了酒一般。性急的成先生笑得說不出話，紅血的臉裏所透出的眼光好似舊劇裏轅門斬子的焦贊。便是鏡明在這環境下，也好像有些春之煩悶，她以為這機會不可多得，感到異性調和的需要，也就說了：「碧城啊，你唱一唱關甚麼事，難道他們就會把你吃了不成？」

碧城隨即把頭斜着，向她報復：「啊唷！今

天密司黃怎麼這樣的高興？」鏡明被說了一句，自覺臉紅的就藏在淑貞和秋琛背後，沒敢反駁，倒氣急的幾乎落淚。其實，鏡明的話說得多麼沉痛。在她已經感覺到自己的青春早埋到墳墓裏去了，再也沒有人向自己注意了。她一時反感，以爲碧城也太矜持了，爲甚麼不在稠人廣座中顯自己青春的榮耀。她似乎又在惋惜碧城還不知青春之可貴，誰知竟被碧城加以侮辱，內心的傷感和氣憤都要湧到兩隻眼裏來發洩。

雖然各人話聲停息一下，可是屋裏總靜不起來。碧城給他們逼得沒法，終於允許唱了。這一來，屋裏果真鴉雀無聞，她正預備啓齒，可是看見各人眼光向她注視，不由使她輕輕咳了兩聲，到一陣狂笑聲再停止着，她才發覺自己的臉有點熱。她的脈搏又似在加快，平了氣，將要開口，被仲升那按拍的手勢向下一擊，自己也禁不住笑了，各人也受暗示的衝破出哈哈的聲。她覺得似難爲情，把頭緩緩低下去，那剛要垂閉的眼波恰

好和坐在斜對面天民的視線兩兩發出不被人家看見的火花，她似失去了知覺。及至恢復了注意，各人掌聲又在催逼着。

她輕輕說了句，「沒有琴真不好唱」預備藉此好開頭；好久不出聲的胡君卻趕緊湊上一句：「有笛子好麼？密司脫趙吹得一把好笛子！」

天民只是推辭說不會，小丑似的百海早已跳出門外，還說着，「我有，我有。」

天民接過笛子，略為試音，那橫玉叫雲的清脆之聲，令得碧城只打寒噤。到了開始時，天民先吹出一句，碧城依着他不緩不急的唱去，這時屋裏只有流水般的笛音和嬌聲欲滴的歌喉。天民為着是吹給碧城唱的，很細心他的指法和吐氣，總使笛音和唱聲吻和到聽不出，碧城也似乎忘其所以，盡量來表現自己的天才。唱到那「朝辭爺娘去」的兩排格外使用她的婉轉的喉嚨，笛子又吹了幾個花音，把歌聲真帶得似雲雀般的艷語，而那艷語中又有一股令人迷醉的波動。唱到完了

時；她從那最後的一句中，把她那自負的，勝利的，無上尊榮的心全部的顯出，那歌聲和笛聲就一齊驟然的停止，掌聲幾衝破屋頂，而各人的高興只可惜被茶房來請吃飯便不能繼續維持。

沉默的長空，雨又漸大。他們在晚飯後，本還預備再湊個熱鬧，因為淑貞，秋琛和碧城都勸住鏡明的哭，機會就此消失了。他們再怎麼樣尋開心，各人都不能起勁。聽着牕外雨聲，講些閒話，被寂寥所暗示，只有早早睡覺。上床以後，自然的，又把日間的事演述一遍。百海最傾慕碧城的腰，胡君就說她的素白細米似的牙齒最好，仲升卻欣賞她那兩隻小腿，你一句我一言無非都拿碧城做中心，連成先生也直述的說，「小徐真是不差啊！」自稱不喜接近女性的百海固然有如醉的興奮，就是道德家的胡君也說起女子還是要美麗的纔能做伴侶的話了。仲升在油滑的說，「趙今天是揩足油了。」胡君就在挑着百海，似很誠懇的說：「老劉我替你介紹吧？」層出不窮的全

是在說碧城，直到各人漸覺疲乏了。各人又覺明日要搭車起早，約定不許講話，屋裏燈熄了，纔漸漸靜息。其實，誰也不曉得誰是不是真睡覺的。仲升就是這樣想着的：「他們當真都睡覺了嗎？」這迷忽人的春夜，叫他們怎麼睡覺。經過日間過分的興奮，他們誰不感到空虛。哦，春來了，春是多麼令人可愛，春又是多麼令人可怕。自己的青春已過，對着這青春之夜，能不想到青春美滿之夢嗎？

鏡明就是一夜睡不着，爲着過去的追憶。碧城也數着牕外雨滴直到天明。要是長空皎潔，夜月皎圓，她還可起身來欣賞這春夜，陰濕的雨把她鬱悶氣急得有一種無名的悲哀。日間的事想了一遍，她的眼角流下幾點淚，心頭迷迷的，只等曦微的晨光照射，好讓她起身。

第二日，天還沒晴。在一陣大雨停止後，他們已收拾齊備趕上車站。路上泥滑，雖不到六七里却走了一個多鐘頭。仲升和天民照應車輛，看

管行李，又忙着買票，把車上位置找好，各人上了車，買些茶雞蛋算作乾糧，預備嘗嘗這第一次通車的隴海路風景。誰知從站長報告，未上石子的軌道，加之是新築的路，被雨衝虛，須修理完整，明日纔可通車。各人只有把行李搬下，這時議論紛紜，莫知所從。結果，還主張守着通車，並不改道。又是一次忙噪，把東西存在行李房裏，向站長通融，要了鑰匙，將門鎖起，他們就各自跑到胸縣縣城裏。碧城幾個人到縣立女子小學，去找同學雲明，仲升一班人有的會朋友，有的去洗澡，也都隨着細雨走了。

天外漸漸加上黑影，一個個又零落的回來。在曠野中的幾間平房車站，披上雨的春衫，黃昏向晚時看來真有點淒涼。日間的乘客，不似他們受了行李的累，都回去了。雨仍是落個不住，沉寂的門外，只有時或聽一兩聲的汽笛。幾個學生圍着朱先生問起南方學校的情形。這時，站長又來報告說：路已修好，明日五點鐘就要開車，各

人自然是歡喜了，可是幾位女先生已約定今晚不出城，那末，明天怎能來得及呢？正在着急時，從兩頭驢背上跳下了仲升和天民。他們又把消息重述一遍，不容討論的，就請仲升入城，帶她們回來，仲升又拉了天民作伴，兩個人還站立未穩，就跳上了驢，箭的一般飛去了。雨已是滂沱了，驢蹄得得聲，下了高坡，已不見影子了。

仲升到了雲明處，劈頭就是一陣急噓。誰知仲升愈是催得急，她們愈是丟了這樣，忘了那樣，急得碧城只是發笑，還向着天民說：「真對不住你喇！」雲明呢，她還是猶豫的說：「這時候還能出城嗎？」僱車的校役回來說，黃包車是無論如何已經找不到，只有一頭驢，要了十塊錢。她們只躊躇的不出聲，仲升更急的說：「難道這些苦還不能吃嗎？」

六個人出了門，街上已不見人影。碧城的鞋跟高了些，平常走路又是愛快的，在這急雨泥滑的路上，真使她一步有一步的擔心。還沒出城，

鏡明的傘，已吹破了，仲升的雨衣已失去效能了。就是沒有雨，已經覺寸步難行，何況出了城的一片漆黑的籠罩。碧城十分去掙扎，要忘記了懼怕，可是每一舉步，她的心就要一駭，無形中已被丟到後面。順着自然的趨勢，仲升是走在第一，帶有男性的淑貞就緊緊跟上去，鏡明和秋琛早已是肩搭肩，天民是走在最後，防着她們有甚麼危險。狹窄的小路，兩邊水溝已和路平，就是天民也時時怕或跌倒。在舉步的鎮靜後，他向前看看幾個落水鷄似的人影，聽着碧城好像在說，「我已是支持不住了，誰個能來扶着我走麼？」他心裏有種義不容辭的念頭，隨即就追上前，走在碧城的左邊，輕輕的說了，「我來扶着你，好吧？」

碧城沒出聲，也不似有拒絕的意思。天民輕輕將她左手一握，她也沒退縮，只咽了一聲，大概似說，前面還有人啊。漆黑的，兩人向前奔走，那雨點打到碧城身上，就好像落在天民的心裏

。他幾次想用膀臂去掩護碧城，並替她扶着，他心頭顫動的提不起勇氣。他好幾次責備自己胆怯，爲甚麼這時候還不進攻，碧城既不拒絕了，爲甚麼還不把手伸到她腰上？然而他又好幾次責備自己唐突，不應該在這時候欺辱女性，碧城既已失去抵抗力了，爲甚麼還要加害於她呢？經了一次鬆了手，他注視前面的人影一些也看不見，只隱隱中有急步的聲音。大地好似一尊觀音，連成線的雨點好似袈裟的飄蕩。漆黑的四周在向他示威，向他鼓勵。他戰勝不了心頭蠢動，終於把手伸到背後，又緩緩把碧城的膀子放在他的肩臂上，他就將碧城的腰完全撲着。他感到碧城的腰的細軟，感到碧城的手腕的滑膩。他聞到碧城頭上散出的髮香，他聽到碧城嬌柔的脚步。他觸到碧城渾身柔軟的姿體，他忘卻是在雨地上行走。他忍受不了的，把垂下的左手輕輕的撫到碧城的胸口，向她安慰着：「你是覺得冷了吧？」

碧城呢，她羞弱的順着姿勢把頭轉斜了說：

「不，趙先生，還是你一個人好好的走吧！」

「你不覺得太累了麼？」

「我啊，我還覺得可以呢。」其實，她的身體差不多要睡在天民懷裏纔好呢。當着出城時她極力爭持自己的勇氣，可是每一次的振作，就有一次的腿酸，加一次的懼怕。她又不輕容易示弱的，天民走在她的身邊，她腦海裏的火山忽然似爆發。不容她思維，手已經被握着了。她那長時間的奮力，只這一握手就把全部的疲乏盡量的發作出。這時，她真在恨天民已經來了爲甚麼還不扶着走呢。然而，她的心又頓時恐懼，恐懼着自己的身體怎麼任人顛倒呢？她的脚步正要加緊，而那不識高低的鞋子被黏性的泥又滑又陷的不能支持她的身體。直到天民把她扶着，她那似萬斤重的擔子纔頓時卸去，想着，「天民真能了解我啊」她似乎感謝天民，天民的手撫她的胸口，雖然她說了一句，但她心裏以爲，「你在平常時，我能讓你如此嗎？」因此，她便緘默着。天民也百

般的替她減輕支持身體的心。

對着默默的大地，兩人皆無所言語。聽前面仲升說話聲，抬起頭已經看見高坡上小牕裏透出灰黯的燈光，他纔對碧城說着：「這算到了啊。」

他們走進行李房，各人驚佩她們的勇氣。百海看着渾身濕的碧城，就說道：「你怎麼走的？真辛苦了啊！」

各人一齊退到隔壁廊下，讓幾位女先生更衣。最有精神的還要算淑貞。碧城看她如此驕傲，也更外振起精神，勉力除去嬌弱的姿態。可是鏡明卻又嗚咽不成聲的哭着。

勸住了鏡明的哭，出人意料之外的，雲明打發人把他們所定買預備上車後算作乾糧的鷄送來了。各人都感謝雲明的盛意，看見蒸熟帶香味的鷄，那沒有吃晚飯的百海和胡君就提議要把牠儲藏到肚裏去，這當然各人贊成。而思想周到的雲明又買些大餅來，令他們更喜出望外。

一幕滑稽的野餐吃完後，各人有談有笑，碧

城也好似忘記剛纔還在風雨交加中走了險途。他們計議着明日的途程，只是外面的雨還落個不住。四野的沉沉逼着他們不能繼續的談，各人就佈置床位。幾位女先生就睡在行李房裏，年長的朱先生和成先生也住在裏面，橫七豎八的箱籠恰好把房間分成兩半。其餘的一班人就在隔牆的廊下設了地舖，這廊下非常寬大，是用着做候車室的。

各人睡下了，也還有隨遇而安的談笑，不過晒在外邊的天民和百海卻時常叫起來，「我已經被你們擠到地上了。」

天民正翻身向外，預備整理他的褥子，忽聽得從屋上下來的漏管裏的水聲很響，疑着雨是愈下愈大了，誰知那碰的投擊聲碎的響了，隨即有一個黑影「嗎呀」的一聲，滾下了好遠。天民即刻起來，跑向前去，從忙亂的脚的觸力，知道是一個人。又不容他思疑的，扶抱起來，走到行李房，仲升和百海已站在他面前問是甚麼事，幾位

女生驚破了胆似的也急急問着，他低下頭看看，看看抱在他懷裏的正是碧城，已經絕氣的碧城。

各人皆說這是一時氣絕，不能亂動。天民只有把她斜臥在腿上，右手托着她的頸項。她的一雙露肉的小腿緊緊的端在天民的手內，她那頭髮已蓬亂得披在肩上。仲升，淑貞忙着救濟，秋琛只眼淚汪汪的着急哭着：「這怎麼辦啊？」仲升蹲在面前用一大卷點着火的紙發出濃煙來燻着鼻孔，朱先生又叫淑貞把她頭髮緊緊的握着。她那死的嬌柔的身體就全部交給天民的懷抱中，她那細腕也順着的摟着天民的脖子。百海，胡君以及幾個人都站在旁邊屏住了氣不敢出聲。

經過十幾分鐘，漸漸看她覺得濃煙難受，頭也覺痛的要陣陣的動，她那低垂的眼從朦朧中似有些覺察，秋琛也漸覺心安，看她又「媽呀」的一聲歎了一口氣，仍然回到靜息狀態。爲她鋪設的床已經弄好，天民就輕輕站起，抱着她放在床上，把她的腰用被子抵住的坐着。她那倦乏的眼睛

微微的睜起，似有所覺的低低說着：「這是那個啊？」

事情算是平安了。各人纔知道碧城跌了一交的原因。原來她要睡，嫌脚太污糟了，一手端着磁盆在漏管下等水，一手靠在門框上。誰知水太多了，手上的力不能端起，用左手來帮忙，可是脚上穿了淑貞的木屐，滑的地使她站立不穩，一失脚，磁盆丟了，她又顧念磁盆，向前一倒，她便滾下好遠了。

第二天碧城當然是安然無恙的了。可是路工還未修理完竣，他們也就因循待死般的守候了一天。春陰已有晴意，沿着鐵路向田野中散步，那龍門大鐵橋橫在長河上。遠遠望去，一碧的平蕪在流雲和地面相要交合處，現出高出的闌杆，無端把這荒村野岸上添一座佳景。

晚間再向路局接洽，知道通車已是無望。直到第三天，十一日他們又大批行囊運回新橋，決計改乘輪船。再到新新旅館，茶房們也看他們好

笑。他們爲節省經濟起見，女先生們還住在原來的西廂房裏，其餘的就一齊地舖住在廂房的樓上。

下棋，談天，過他們旅途中生活，幾乎忘卻歸去了。晚間，仲升向輪船局接洽回來，單包輪船，直放清江，十二日准可開船。晚飯後，天民爲丟卻自己的煩瑣，替他們去計算用賬。

「算甚麼細賬，還不是馬馬虎虎各人攤多少就是了。」當天民走下樓時，胡君迎面的對他說：

「不，我要替各人開一個清單呢？」

「開甚麼清單？」碧城正站在外廂房的門前，看他端着筆硯又向他說着：「筆能借我用用嗎？」

「你寫甚麼？自來水筆呢？」

「沒有墨水呢。我想寫封家信呢。」她說到家字，似乎怕天民要疑惑這辭句上有語病，特別說得清楚。

「那你把鉛筆借給我可以嗎？」

碧城從右脇的衣扣上解下繫着金黃細練子的鉛筆，又向他說着：「我還沒有信紙呢。」

「我有，你要美術的信箋嗎？」

他這美術兩個字就好似暗示她，「你寫的是愛情信吧？」

天民把信箋交給她，走出門還故意的說：「你寫出來要給我看看啊。」

旅館的前後已是萬籟無聲，他在廳房裏爲同行的人一項一項的記清賬目，各個的謄清一張。微風來吹動了洋燭，從一個寒噤後，他有點淒涼。直到夜深兩點鐘，他工作完畢，走在沉黑的天井，看見廂房裏還有燈亮，他在思疑着，「碧城還沒睡嗎？」走到門前，正預備轉身向裏上樓去，果然看見碧城端坐着，臉對着牆。

「你的信寫完了吧？」他的聲音不由的低沉下來。桌子旁邊的床上還隱隱發出淑貞的鼾睡聲。

碧城被聲音一驚，頭轉過來，看見是天民，也低聲的說：「還沒寫完呢。」

「哦，好長的信！」他看見碧城仍然坐着。她那回轉姿態的笑容，真令他心似在燃燒着。他又沒有勇氣走到她的身邊，就這樣的說：「你的鉛筆拿去啊。」

果然，這是神效的藥，碧城轉身的輕輕站起來。這可使天民爲難了，他奮力的去下最後的判斷，還是向她表示呢，還是算了呢。他看碧城離他愈近，她那嬌弱的姿態，教他這樣的決定：「我不要欺辱弱者啊。」

「你的賬單子拿去吧！」鉛筆卻還留在手裏。

「哦，趙先生爲我們這樣的細心啊！」她說時又表現出特有的笑容，在她是一種習慣，可是這真使天民心頭狂跳，使他不容稍緩的要去摟抱她。他用盡方法找出能繼續談話的資料。

在碧城本已有點愛着天民的意思。自從那晚在雨地被天民救起，淑貞常常向她開頑笑，她反覺有內心的得意，內心的安慰。今晚上，無意中向他借了筆硯，她的意思本不在寫信，不過借此

談幾句話吧了：誰知寫了信後，她的心潮起伏，她慾戀着天民，一方又有強力向她示威，她站在迷途，她心裏徬徨。當天民走進來向她輕輕說了句話，她的頭一掉，好似壓入深淵大海。可是在天民叫她拿筆時，她已不知不覺的站起來了。天民手裏那燭頭的光，照着英偉的姿勢，她又不由的向後退一步的想着，「哦，那是危險的境界啊！」然而，她終於不能不出來，她以為不出來，那太頑固了，望着天民很恭敬的在守候，她又想着，「難道天民對我還有甚麼惡意嗎？」果然，她看天民真是和靄，天民把賬單給她，就酬答了一句，那意思就似說，「我真感謝你啊！」她又不好多說話，只有站着注視天民手裏的鉛筆。

「你寫了這樣久，太勞累了吧？」他真急死，受着環境靜寂的暗示，固然不能談話，且不容高聲的說。

「還可以呢。」

「總之這次行旅真算辛苦了啊！」

「……」說到這次旅行，就要聯想到在車站上的事。她真不好措辭來表示她感謝的意思，她就將話鋒轉一個方向，「我剛把這些經過寫完了，手都寫酸呢。」

「你答應寫起來給我看的呢？」

「我希望你不要看。」

「那我也希望我能看到。我要學學你的秀楷呢。」

「爲了字太壞，所以纔不給你看的呢。」

「怕不是這原因吧。」在天民已知道那信是寫給笑漁的了。

「是的，真寫得太壞了。」

「不不，我們沒有看的資格是了。」

「這是那兒的話？我的字要好早就答應替你寫扇子呢。」

「我相信絕對不是這個原因。」

「那你說是甚麼原因呢？」

「那是寫給密司脫仇的吧？」

碧城向他凝視的一笑，遲疑了纔說：「寫給他又有甚麼關係呢？」

這句話真使得天民心灰意冷，他想借這機會，向她把心頭要說的話赤裸裸的表白出，可是碧城很公開的說沒甚關係，把自己態度完全顯露出，這教再有甚麼話說呢。不過那脚尖點地斜立在偏旁的碧城從容的態度和親和的語句，又教他爲自己辯護，「她說沒有關係，是指寫信和我們的情感沒有關係吧？哦，那末，她已經向我表示親熱了，我怎麼不進攻呢？」然而他又懼怕着自己的冒昧，終於站着了不出聲。

匆匆的談了一些話，再不容叨叨絮語，他就把鉛筆向碧城手裏一放，又說了句：「你怕太勞累了，還是早點睡吧。」話沒說完，那手裏所觸到的電般的熱力直衝到他的腦門裏，愈是夜靜愈覺得利害的女性的肉的香也向他誘惑，不容他去思疑把碧城的手緊緊的握着，嘴邊就送到她的面前還哀乞的說：「碧城啊，我喲，我是真虔的愛

你嘍！」

碧城被他握手，頓時的，面前好似臨了萬丈深壑，腦筋裏就傳出命令：「你對他，對笑漁要保持忠實啊！」然而她又掙扎不過對方誘力，她的心真已失去知覺了，她要極力的脫去他的手，她用力向後一拖，而她的腰不由的向前伸出，敏潑的天民左手已經把她的腰摟着了。她這時只是無抵抗的嘴裏說了些支吾的低聲。

天民的嘴送到她的唇邊，深深的吻着她的細小的口，手卻盡力的傾抱，她只不出聲的覺得有點長久空虛後的一點真實的力。他又低微的，緩緩的說，「哦，碧城啊，親愛的碧城，你千萬不要，不要辜負我愛你的心啊！」

碧城只是向他微微的哂笑，好似在說，「你這個不道德的人啊！」她這時真也不知如何是好，她萬分懼怕，怕或人們醒了看見，她一時又在懊悔，忽而又想着將來的危險，她又感到一點內心的充實，但她又在咒詛自己。她的心真似黑夜

的迷羊，真似大海的搖籃，她不知如何是好。伏在她懷裏的天民還不住的向她用力束緊了她的腰，她真懼怕，終於說了：「你老是這樣做甚麼的喇！」

天民卻仍不鬆手，低哀的乞求着：「親愛的碧城，你千萬原諒我，你千萬允許我，我們……」碧城聽到這裏，真不知此刻的一幕如何解決，她萬分焦急，正在想着如何來處理，忽然，樓板上答答的響起，把他倆驚散了，天民鬆了手，她急急的吹滅了燈光，坐到床上，還聽着樓梯上的話聲。

「這時還下樓做甚麼？」

「你的賬算好了嗎？」

碧城上床後，一夜就沒睡覺。心裏狐疑亂想，直到廳外發白，她還睜着眼睛。階上的雨滴，她聽得幾乎要掉淚。

早飯後，各人忙着收拾行李，從嘈雜中她聽得要藥要水，說趙先生已經病了。她幾次想跑上

樓，終沒有勇氣，去看天民。

天民果真病得不能起床了。直到臨上船時，碧城纔隨着衆人走上了樓。看見天民躺臥着，燒熱的臉從素白的被裏現出。天民那倦意的眼向她斜視一忽，她也不覺紅了臉，只是各人在勸慰着天民，沒有介意，她纔放心。呆立着的碧城，找不出甚麼話，從各人的話語後，她隨着的說了：

「你好好的保養，我們到南京時再見吧。」

兩 難

哥哥今天還老遠地從武州來，和我們度這客路的中秋。但我的心裏卻十分倉皇了。

前幾日，琴娟對我說，到了中秋一定要替她做面子。我也是這麼想的。可是，爲了經濟已忙得毫無頭緒，偏偏哥哥又來，心裏多麼焦急。

「光華來，你看見沒有？」當我走在操場邊，同學德宜向我問着。他是級會的會計，和我住在同房。

「那裏？」我似乎受了大的打擊。

「大概在房裏等你了吧！」

我走進宿舍，哥哥果然端端坐在我的位桌上。他看見我，第一句就對我說着：

「你怎麼這樣的瘦？」

我沒回答，看他咳嗽兩聲。我和他平常就沒甚話談，現在卻更各各的坐着。

在靜默中，從腦筋感到一種指示，似覺得家中將有大不幸的發生，而哥哥的面龐更是表示沉黯。他一言不發，似有多少話對我說不出，還是德宜回來，就和他寒暄幾句。

哥哥的正氣把我的胡亂心思幾乎完全打消了。我想起來，真也不該墮落到這步田地，竟和妓女發生不正當的關係。他特地到甯江來，大概就是監察我的行動的吧。哥哥問我爲甚這樣消瘦，爲甚把錢快用完了，我也無話回答。家中苦苦爲我籌劃學費，那該向妓女路上去揮霍？這樣吧，今晚不到琴娟那裏去，就從此和她斷絕關係吧。

想了一些，看看哥哥那做教書匠的面色，再想起家中辛苦的雙親和老年的祖母，我真也天良發現，就決定今天是我回頭是岸的日子。

算起來，我墮落了也不到一個多月，而精神

就被她全部勾引了，我現在纔知道，妓女，賣淫的妓女，是含笑的一把快刀啊。

他倆談些時候，哥哥站起來，似要外出，我就隨着他，一齊走出校門。

這正是十一點鐘左右，天高氣爽的江南八月，一些流雲也沒有，驕陽曬到身上，覺得穿着夾襖還有些蒸熱，他就和我坐車到中正街，去看幾位同鄉。過了浮橋走進吉祥街，看見不少戴珊瑚頂小帽的官僚政客們坐包車去拜節；兩旁店舖十分擁擠，提着中秋月餅的女人們更蜂也似的來往。滿街真是佈着中秋的景物。

走了交通，泰來和湧台幾個旅館，有的遇着人，有的沒遇着，就順路到八府塘去。我總是跟在他後面，看看馬路上的熱鬧，我的心像把甚麼都忘記似的。到了素恂家裏，進了客廳，已經是高朋滿座，同鄉畢至了。

素恂已打電話到高師，我們來得剛剛湊巧。我雖無精打采地坐到椅上，但已被偉儒，持璞和

孟君，菁南一班人的笑語把我興奮了。哥哥來得出乎他們意料之外，而我來得沒一些精神，他們又在咕咕吱吱地偶語。我愈不理會他們，他們愈是指指撥撥。

高談闊論的偉儒大講起結婚秘密，被稱爲才子的公愚卻在旁駁他錯漏；持璞一開口，那便引起滿堂大笑。沒有論點的談論些時，素恂就約同我們十幾個人到第一春。這原來是他厚待同鄉的一點表示。他在同鄉中要算了般實的，又住在此地，所以每到端午中秋，或是舊歷年節，他便邀約小聚一場，在同鄉也難得這樣的一次俱樂部。

坐到第一春的河廳樓上，他們還是那般高興，我卻有點不自然。談鋒過了，有的看報，有的抽烟，有的倚着欄杆看秦淮河的水色和對岸青樓，我也背了他們，一個人出了房門在樓欄上來欣賞天井中的桂花。還有時聽着裏面的狂笑聲，幾乎要把我耳朵破裂。

一陣幽風，送些桂花的芳香，我的精神爲之

一爽。就是在這一瞬間，從樓下河廳裏走出琴娟的背影。我正在要退回轉步時，她的烏頭一轉，我們的視線已經凝成一條。她向我微微一笑，還把頭略爲搖動些，像教我履行前日之言似的。我又目送她背影出了圓門，一個重大的力向我身上一撲，卻又輕輕向我說着：

「是她嗎？」

我的頭驚駭的向後一轉，看看，卻是趾麟。

「沒曾看見你來的？」

「你現在除去她，甚麼也看不到眼啊。」

「她是那一個！你說甚麼？」

「不要裝佯喇。有幾次咯，老老實實告訴我。真不差，你的眼力真不差！對我實說喇。」

「你說些甚麼鬼話？我一句也不懂。」

趾麟還用手指向我點點，我和他就走回河廳入座了。酒菜和杯箸已經擺好，爲着哥哥從遠地來，請哥哥坐了首座，其餘的，不要謙讓，那筷子已經伸到盤裏去了。

吃酒，猜拳，鬧得不亦樂乎，尤其是偉儒和孟君兩人更是豪興大發，我只是不出聲，而趾麟的眼時常向我暗示，外面雖然鎮靜，心裏卻想起從天井裏走過的琴娟。

她今天卻真又是一番淡妝。往常她愛穿紅衫，辮子上要梳了長長的綠色辮根，今天卻穿了白綢衫裙，頭髮是異常撩亂，簡直是個完美的女學生，有誰能認出她是賣淫的娼妓。她那態度多麼嫺雅！是的，她的舉動，言笑，完全不是娼妓行爲。怕現在多少女學生還沒有她那般純潔吧？她做了娼妓，一點也不是她自己的罪過，不過因爲她親生父母受了生活壓迫，纔把她賣掉的；就是她現在做了妓女又有甚不純潔呢？她犧牲了自己幸福來供人娛樂，是何等精神！哦，她是受苦，我要趕快的拯救她啊。

他們的熱鬧，我只是陪上兩隻眼，心裏總在想着琴娟的可愛。她那嬌小身材剛剛到我肩膀，我的兩隻手向她頭上一撲，她總是半推半就的，

那裏表示完全是天真的，處女羞的，沒一點不自然的。她今年只不過十七歲啊。她那面龐多麼豐潤，她那小小的嘴，小小的手，細滑的皮膚是多麼美麗！她那話語，多麼教我可愛！

「你對我們皆是假的，都是拿我們開開心吧了。」她把頭枕在我的膀上，用手摟着我的腰。

「不。我真愛你。你是我的親愛的妹妹。」

「噫！我們沒這資格。」她又把腿疊在我腰上。

。

「你沒這資格，那個有這資格呢？」

「將來娶了個女學生，那纔是你親愛的妹妹呢。」

「一點也不對，我再也不情願娶女學生，女學生沒一個好的。」

「再說也沒用，你還是假愛我的，我的話你一點也不聽。」她說了時把身體轉向背面，還嘆了一氣，「唉！」

「你說甚麼話我沒聽啊？」我把膀子向裏面彎

去轉駁她的頭。「你轉過臉來。你說啊。」

「你爲甚麼不聽我的話？你說替我設法的呢？」帳外的電燈還很明閃，她的黑晶晶的明眸向我一望，我已通身發軟，她的頭又投向我的懷裏。

「是的，我將來一定替你設法的。」

「還等甚麼將來？你以爲我們現在快樂吧？你看，甚麼人都要應酬，有一點不周到，便發做老爺的皮氣；媽媽知道了，又說我不會待客，不問皮鞭，木棍就是一頓打。冷冰冰的夜裏，有了局也要去，熱辣辣的天，有了局也要跑，替他們賺了多少錢，總逃不了一打。你以爲我們有多少的快樂了啊？」

她的話語由輕而細，由細而微，細微的聲音帶些顫動，她在我懷裏竟嗚嗚地哭下來了。把腿舉到我的胸口，又說着：「你看這些傷痕那望就好了麼？」

「想甚麼？乾一杯。」一個強烈的聲音打到我

耳裏，偉儒已把杯子舉我面前。看看趾麟卻又向我諷刺的一笑。

他們說偉儒是醉到不知酒味了，我當然也不再理會他了。匆匆把酒飯吃過，心裏卻在不自作主。

他們又在會議，晚上公份的一遊秦淮河，去賞中秋的月色。決定在素恂處遇齊。哥哥要回校問問舊同學，和他們出門分手，就僱了兩輛黃包車。走到六朝居和趾麟分路時，他還把手向東邊一指，嘴裏做了不出聲的表示。

回校後，哥哥去問人，我卻坐在房間。想起今晚，可真爲難。去吧，那是一定要去的；可是哥哥在這裏，怎好去呢？還有錢呢？去是要做面子的，沒有錢怎麼做面子呢？去找公愚，他還沒回來。我想了好些時，也找不出一個法門。急得我只是在房裏踱來踱去，忽然看見德宜從外面進來，向櫃裏拿了東西又匆匆走了。我被他提醒，想起他是本級級的會計，怎不向他試一試呢？

出去找了半天，也找不到德宜。跑到閱報室，纔看他正在翻報紙。想向他開口，又不容易說出。看他出來，我也跟他回到房間。他似乎也看出有甚麼要問他，他向我先說，我好容易抽個謊，說哥哥要請客，暫借些款。誰知結果，他也很抱歉似的，說存留的款剛剛被人借去。我正在心裏懊喪，哥哥從門外進來，我又擔心，我們的話語被他聽見。我又故意對哥哥說着，「我們去吧」。

這番和哥哥出了校門，我心裏更是氣梗，呼吸又覺得急促。到素恂處，他們已預備出發了。

一路的談啊，笑啊，過了淮清橋，那貢院街前的行人特別擁擠。在四明樓前面上了河艇，我舉頭望望長空，清淡的長空已經捧出一輪金黃的月色了。

不能安定的心怎麼也找不出愉快。只看他們高談宏論，我只有心中如絞。波波的河艇搖到看見大中橋時，那兩岸笙歌，鶯瀝雜踏的歌聲直要把人迷醉了，尤其是那響亮的胡琴聲中透出那些

嬌柔細嫩的少女的清唱。

把艇舶在復成橋邊，那皓月當頭，水波漣漪，再加上遠近的紅燈畫舫，處處的管絃絲竹之聲，弄得我心頭格外緊張。

他們真是高興，當那賣唱女的小艇搖過來時，像偉儒，素恂和孟君總要化幾個角子去點一兩齣京調或小曲。唱到了嘆薄命的一段，我心裏隨即就這樣決定：還得要去。不然，她一定說我欺騙她了。我要去告訴她，因為沒有錢我纔不能來的。

既然把心思決定，倒覺泰然無事。偉儒還提議，已經放浪形骸了，就索性又一夜馬將，痛快一下。他話說出，素恂，定生幾個人隨即就贊成。我心裏想着，這卻是個機會呢。

大鬧一陣，把飯吃完了。哥哥似乎太老成了，他們也不意思強留，讓哥哥回去。哥哥簡直不懂我的心理，和他們說些分別的話，卻又向我說着，「我們走吧。」哦！這個時候，我心裏何等失

望！趾麟還把我的袖子扯一扯呢。這時雖已夜深十一點多鐘，卻是秦淮最熱鬧的當兒啊！

心裏的話，說也沒處說，垂頭喪氣的進了宿舍，燈也熄燼了。

「你睡吧，我到信梅那裏去，看有地方沒有。」

「何必跑這樣遠，你在我床上睡就是了。我到公愚的房間去，他今晚沒回來的。」我心裏想着，這纔是天賜的好機會呢。

「也好吧。」哥哥把夾衫脫下。「你也去睡了。」

「還有蚊子，要把帳子放下來。」

說完大半句，我就趕快出來，直向外面跑去。涼月照着碧綠的操場，我心裏有萬分的喜慰。

跳上車，飛奔似的快跑，還覺得太慢。夜靜了，一切漸漸停息了。看皎好的團月，想着今宵能同她並頭共賞，真是幸福喲。

在淮清橋邊下了車，怕遇着遊河的同鄉就快

步的走入深巷，雖沒看見熟人，臉上已覺得發熱似的。心裏總以爲趾麟從我身邊走過。

走到她的門口，轉身進去，兩邊的人向我說聲「丁老爺，」我還有些臉紅，而那個阿朱卻又高聲引吭的唱着「來客！」

過了兩進，便是琴娟的房間，娘姨阿翠已把潔白的門帘揭起，也向我說，「丁老爺來的。」

我岔進房門，她似乎已經知道是我了，卻又驚異撒嬌的說着：

「啊唷！我以爲你今晚不來的呢！」

我也不好意思說甚麼，便在椅上坐下來，聽見外面卻在忙忙碌碌的。她躺在籐椅上，右腳支着左膝，那絲襪裏藏着的小肉腳真和玉簪花兒似的可愛。看見她這可愛模樣，我把她吞下去也找不出話說來。算是好容易纔想出一句：

「今天很忙吧？」

「哦！今天可真把我跑死了！」

聽了她的話，更教我愛她，我就站起來，走

到她身邊，輕輕坐在椅把上，用手去摸她的腰。

「又是這樣！兩隻腿到現在還酸呢！」

「我來替你揉一揉吧。」

我把她那柔勁的小腿拿在手裏，不由的，我的嘴又吻到她那軟綿綿的腳尖上。那滑膩的絲襪真是滑膩；那愛人的肉腳真是愛人，和綿軟的櫻花糖兒似的腳尖，我就親到嘴裏。

「有甚麼好聞？」她向我撒嬌的一笑，就從椅上站起來，作一個懶意的欠身。

我想乘她這惺鬆的腰姿，把她用力地摟住，阿朱忽然走進來，手裏端着盃子。

「丁老爺，請吃月餅。」阿朱說了，就退出去了。

我還沒坐到椅上，想起身上空空，不由的，臉上似乎紅漲了，心裏卻又焦急。坐下來時，心裏格外忐忑。

「你嘗嘗這月餅還好嗎？這還是一個客特地送給我吃的呢。」她走到桌邊，站在我的身旁，

把月餅輕輕送上我嘴裏。她又似乎特別表示她愛我似的低聲的向我說着，「不要賞多給他們，只把五塊錢就夠了。」

我真不好意思說，又不得不說，當她的明波向我一顧時，我只有很誠實對她說着：

「停幾天帶給他們吧。今天身上沒帶來呢。」

她向我莞爾的痴笑，「這也許你欠賬？」

我很難過，她卻走到衣廚邊，把漆盒打開，拿了給我，又是一笑的說着，「我這是要有利息的啊！」

阿朱打了手巾又進來，我把琴娟給我的錢向桌上一放，琴娟向他說：「這是丁老爺賞你們的。」

「謝謝。丁老爺。」阿朱做了謝的姿勢，就退出。

這時候，我覺她更是可愛。我把她的脖子一抱，兩隻腿夾在她腿上，把嘴吻在他的唇邊，要她嘴裏的月餅渡給我吃。她愈躲避，不准我這樣

，愈顯出她那楚楚可人的態度。她的頭在我懷裏亂撞，我更吻着她的髮香，那烏亮亮，滑晶晶的頭髮，清郁郁的油香，和一朶茉莉花似的。

「哦！時候不早了，我要回去。」看看錶，我就這樣說了一句，其實心裏何嘗願意呢。

「回那裡去！」她把我的手一按，坐在我腿上。

「回學校去。哥哥今天來呢。」

「他是老虎？現在還管着你？」她又把雙股在我腿上磨擦。她的身材真是嬌小，在我懷裏剛剛夠我一抱。左手摟着她的腰，右手不住在她大腿上撫摩。我的心又在忽忽地跳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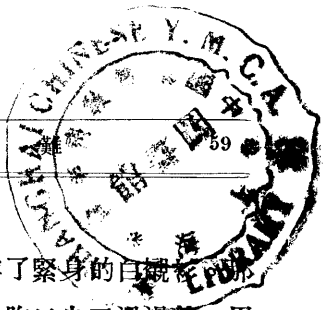
「不，他看不見我，又要疑忽。」

「怕甚麼的？明天早一點回去就是了。」

「那不又是欠賬麼？」我故意這樣的。

「我把你這嘴，」她說時，小手向我嘴上一按，「專會說這俏皮話。」

我把她用力的抱住，她騎馬式的坐在我腿上。



兩

，深深地甜甜地和她一吻。

她的上衣都脫去了，穿了緊身的白襯衫，腰束得格外細，格外苗條；胸口也平滑滑的，用手撫摩了一陣，我的臉貼在她的乳邊，只覺滑膩膩地沾着我的嘴。把她那乳頭，蜜棗似的乳頭，又深深地長吻。

「我要吃你的奶，吃你甜蜜的奶。」

「現在也沒有啊，等，」她隨即又停住了口。

「等甚麼時候？」我又把她向上摟抱住。

「不許你亂說！」

「我一點不亂說。」她也向我笑了。我又故意的，「等你養個小娃娃的時候，好吧？」

「我把你這嘴撕碎了的。就歡喜說這些話！」

她用力跳下我的身上，站在鏡邊理她衣角，表示很得意的樣子。我聽見門外的話音，注意看看，是她媽媽走進來。

「呵唷！丁老爺來的。」她媽媽很不客氣地和我對坐在椅上。「丁老爺沒吃烟咯？——小翠子

拿茶來呀！」

「不客氣，我剛纔吃過了。」

我再看看琴娟，不似剛纔那般快樂，忽然把臉色沉下來了。和她媽媽雜七雜八的談了一些，我就站起身作要走的姿勢。

「哦，時候不早了，我要回去呢。」我把頭暗視琴娟，看她正丟個眼色給她媽媽，催她媽媽說話似的。

「呵唷，這時候還回去？」我還不能了解她的意思，她斷續說着，「丁老爺，這個好月亮，正是團圓的時候呢！」

被她媽媽的手攔住，我又坐到椅上，可是看見她的一臉奸色，我忍不住的氣憤。想着她的話正來譏諷我呢。我對她簡直不願意張口，她卻滔滔不斷地說着。

「丁老爺，不是琴娟女兒得罪了你吧？」

「不是的。時候不早了，我想回去的。」

「是的。琴娟的皮氣也真太壞了。現在也沒

有心腸去應酬客呢。弄得舊客現在也不來走動了；身上又堆了一身的債，剛纔還有討債的走了幾躺。真是，我爲她也不知費多少心！還是你丁老爺好，特別地關心她，可是她有甚麼，還得你丁老爺包涵一些纔是呢。」她把水烟筒慢慢抽動，又在說着，「丁老爺沒甚事，就不要回去是了。」

鴉片烟把她臉色燒成土黃，額上的皺紋已經結成水波了，還塗一臉的粉，聽見她一句一句，我心裡又氣又急。看看琴娟只是無精打彩的坐在椅上，我恐怕琴娟爲我又受了多少打，我也不同她媽媽理會，只不住地看着烟圈遊動。想起她的話，句句是對我而發，她看我的錢大概也化完了，現在沒有甚麼「大油水」了吧。我的舊賬，也沒有在今天結清，她一定又要把罪給琴娟受，我再暗視低頭的琴娟，我真可憐她，可憐她的生涯。想着這麼美好的女孩子，竟作賣皮肉的生涯，真是可憐啊！

她媽媽又問些寒暄，問我用不用飯，就提起

重病似的腿走出了。

我輕輕走向琴娟身邊，她那眼淚已包在眼眶兒上了。

我把手慢慢撫到她的粉頰，誠懇地去安慰她說：「不要像這樣。」

她却痴痴地向我一笑，「誰個哭的？」

吻着她的眉睫，那熱流有千萬般的柔力來感動着我。她無論怎樣，都教我愛，捨不得她啊，

阿翠進來鋪床，疊被，嘴裏在向我說着，「丁老爺，你看今夜的月亮纔真愛人的呢！——我說，我們姑娘和丁老爺纔真天上一對地下一雙呢。」

琴娟沒等她說完就跑去了。我看見那紅綢的被面，一對潔白又繡花的枕頭，心裏真有說不出甜蜜的滋味。

「去做甚麼的？」當她回來，我伏在她肩頭，問她一句，其實我已經知道了。

「甚麼事都要你問！」

「是吧？」我向她油滑地笑着。

「嗟！」她出力一推，走到粧台。

阿翠端來磁盆，她把袖口捲起，兩隻肉白的膀子和魚兒戲水似的動着。她那粧洗時的嬌態，那粉撲在她那長圓的臉上亂撲，拿手指畫着蛾眉，小小的梳子理着鬢髮，兩隻懶洋洋的小手，把我看得痴呆了。

「你打扮得這樣的嬌媚啊！」

「不要說閒話！你看看甚麼時候了！」

掛鐘也剛剛敲了兩下，我就挽着她的手。帳角就漸漸地低垂了。

「你看你媽媽的話說得多難聽！」

「不管她的她還不是不得好死！」

「你全是這些小孩的心思。」

「我一點也不是小孩子。——也是的，你也不要常常來，一來是你身體也不好；二來，錢全給他們吸去了。你不要再昏昏迷迷地。聽不聽我的話？」

哦！她只穿了粉紅束身的小背心，她那整個的溫柔，就投向我的懷裏來了。我吸着她每一個的細胞，我心裏好像開出一朵花。她又把身子臥向我背面，我愈去撲抱她，她害羞，她又用那柔的力來拒絕我，我又愈是心頭亂跳。到她把那惺鬆的媚眼輕輕閉着，我向她那乳頭上用力的吸吻，她好似任我所爲，我的心裏何等狂喜！

忽然，外面一個高揚的聲音，似乎阿朱叫着：

「琴姑娘有局！」

隨卽，阿翠把房門敲了下，用那揚州的口音：

「琴姑娘喲！有局咯！」

她在我的懷裏把頭翹起來，似有話說，她的媽媽已在外面喝着：

「今晚有客，回絕了吧。」

「你聽聽她的說話，就是回絕，也不是這樣回的啊。」她低低對我訴着，「你看，還能不去

嗎？」

她把顯兒貼在我的臉上，似乎等我回答，我當然是這樣說了：「是的，去應酬一下吧。」

她低聲嘆口氣，對着站在房門口的阿翠嚷着說：「你也問問那裏煞？」

「姑娘喲，湧台旅館咯。」

她坐在我的身邊，穿起襯衣，着上拖鞋就下床去了，我真爲她可憐。

她又梳洗一番，穿上銀灰色的綢衫，又走到床邊，輕輕向我肩上撲了一下，「我去咯？等一下就回來啊。」

我卻故意的裝作睡覺，不去裏會她，她又把我肩膀搖了幾搖，「我去咯？啣！裝死咯。」

我也忍不住要笑，她那新的的粉顯已送到我的嘴邊了。看她背影出了房門，我的心裏倒爲她酸疼。

本想獨自睡去，只是睡不覺。捧起帳角，纔看見木板牆上掛着她的半身繡像。她那兩隻水晶

的眼向我注視，她那粉團團的臉兒向我含笑，真使我萬分愛她。我想起，她能和我永久結合，那是何等幸福！看她的心意，真是真誠的待我，她沒有一點壞習氣。她真是美如璧玉的少女！我真是愛她，我要拿真誠的心來待她。我想到這裏，沒想着我的經濟。家中寄來的學費，怎麼夠我的用呢？現在連借也不容易了。心頭一沉，想起來她那背影，又教我可憐，想她做了妓女，是多麼不幸！深冬枯寒的夜裏，也不要去做應酬局事嗎！她是做了人們的玩物了啊！這妓女生涯就把她一個完美的好女子糟蹋到這般田地了。唉！社會怎麼這樣黑暗？怎麼是這樣萬惡？她真是偉大的慈悲者！她救起人們的死命。她替人們擔了多少苦悶！她替人們消了多少創痛！可是人們反把她看成個毒蛇，把她看成個魔窟之主。你們不報答她，也就罷了，倒反來摧殘她，侮辱她，殺害她，這是那裏的公理？哦！社會！社會！她抱着真熱的心來拯救你，你把她竟陷成最墮落的一個，社

會，你能說不是萬惡吧？

我怎麼也睡不着，新秋的夜晚涼不寒，我就裹衣起來了。又不好走到門外，只在桌上弄着骨牌。過了一陣，她媽媽也進來了。

「哦！丁老爺還沒睡的！」媽媽似乎纔得到快所欲言的機會。她講起琴娟的性情怎樣不好，怎樣的不會待客，怎樣的不能養活他們，連甚麼話都不會說。她似乎在氣琴娟，我卻又在氣她。

聽了前面一陣人聲，我再注意，琴娟已一笑的站在面前。她又匆匆地和她媽媽走到對房，在她媽媽的房間吱吱喳喳地講了些話，我一句也聽不出。時鐘已報三點了。

她進來向我腿上一坐，似欲說話的，又微微含笑，「我有句話要你答應我。」

「甚麼話？」

「你要答應我，我纔說呢。」

「甚麼話？要是我可以答應，我就答應你。」

不，你非答應我不可。」她那柔情把我纏絆

了。

「你說喇。」

「你答應我？」她不住地在我懷裏柔動，我的心頭被她柔力融消了。「有個客要來擺盃子，把房間借一下呢。」

「借房間？那可以的。」我知道這是她們規矩：妓女要在自己的房間纔可以對老爺擺盃子。

說着，她就引我到對房來。一陣大腹賈的談笑聲傳過來，我知道他們進了琴娟的房間了我又到前面她姊姊房間坐下。

「啊唷喊！丁老爺來，還沒有迎接喇。」

勉強和她姊姊談些，琴娟也來周旋。我靜靜地暗察她，她的嬌媚被憂沉壓下去了。她坐到椅上，很似垂頭喪氣的，她姊姊從帳巷裏走向後面去了。停了一下，她媽媽也來了，看出琴娟的神氣，又和她從帳巷裏走出，嘴裏還吱吱喳喳地說着，我不能聽得十分清楚。

「你對丁老爺說咯？」

「這我不會再說。」似乎是琴娟哭了。

「你不說，那個說？」

「……」聽不出琴娟還有甚麼話。

房間裏孤沉了。我終不明瞭這是甚麼一回事。天井很小的，後面的狂笑狂談，我聽了皆覺心底下發沉。又是一陣狂笑，他們皆從我房間外的走廊外去了，還聽着她媽媽在賣弄着：「諸位老爺，沒事，請常常來喲。」

前後，一轉瞬更寂靜了。我有些倦意，走向床邊，琴娟卻從帳巷裏走出來。

她的態度雖是從容，總似有話要想向我說似的，她乘我站立不穩的姿勢用身一倚，我和她就躺到床上。我心裏有幾分懷疑。

「現在倒覺冷了些了。」她把腿放在我的腰上，又做出愁媚的倦意態度。

我真是困乏欲睡了，她卻玩弄我的頭髮，試着我的鈕扣，把滑靜的粉頰送到我的嘴邊，又伸着膀子做我枕頭。

我也不知她爲甚麼像這樣，她那柔波閃閃旋轉，向我低低地說着：「你今晚非救我不可。你要允許我一句話。」

「又是甚麼話？」

「……」她只是把臉向我脖子上揉着，似有多少羞慚。「你不知道那是個生客？他是吃醉的了。」

「吃醉了怎麼樣呢？」

「原是因爲這樣。他不能走呢。」

「是吃醉的？不是吧？」

「真是吃醉的。」她看出我的話裏有話，緊住向我溫存，那腿不住在我腰上搖動。

「不是的吧？」

「你說是甚麼？」

「是啊，是接線頭的吧？」

「呸！放你……！說不出好話來。」她格外的把頭埋在我懷裏，又向我臉上亂吻，手還用力捻我大腿。「你還說喇？你說？你說？」每說一個字

她就捻我一下。她愈用力，愈表示愛我似的。

「哦，不說咯，不說咯。」

「你倒說我？」她又狠狠地來咬着我的脖子。她以爲把我咬出血來，纔是她的真愛呢。

「不說咯。不是的，不是的。」我又停一息。「不是接線頭的。是啊，是住正房的吧？」

「噢！你還饒舌？非把你的嘴撕壞不可！」她的手向我身上亂撈，用嘴把我的頸咬，拿我當作一個馬，騎在身上，又嘻嘻得意的笑着，「你還會說？你還愛說甚麼？」她的手和嘴一齊對我亂撈亂咬，好像把她的真愛整個的給我了。

兩次的興奮過了，我心頭漸漸沉下，心裏想着，原來妓女還是妓女啊。這是我自得的教訓，趁早回頭啲！然而我的怒氣幾乎要衝出屋頂非大鬧一場，不足以雪我憤恨。我要即時和她決裂，把她媽媽找來講情理。幾次想把那床沿上的茶杯要丟向粉牆。可是我又轉而一想，妓女本來是假情假義的，我又何必認真呢？而況我是個窮學生

，怎麼敵過那有錢的客？倘若鬧出來，我不是更危險？學校一定開除我了；哥哥又在此地，也要責罰我；被同鄉知道，那更辱罵我了。還是算了吧。——在這瞬息間的腦海奔騰，最後心裏還是覺悟着：「你要放下屠刀。趁早回頭喇！」她呢。她把頭灘在我懷裏還等着我的回話呢。

「說正經話，我本來要回去的。」我要坐起，預備走的姿勢，臉色似沉重得多。「我回去吧，免得礙你們的好事。」

她向我懷裏一撲，把我按住，一聲也不出；我也暗暗嘆一口氣。我不願守着這死沉沉的靜默，還是欠身要走，抬着手時，撫到她那顫角，那淚珠已經染濕了。她又輕聲低咽着：「唉！你還不原諒我嗎？」

「我走，不是原諒你嗎？」

「你真原諒我，你就該不要走。」她還止不住的哭着：「你不知道，我同媽媽已經噪得不開交了。誰知她是愛着臭銅錢；你要走了，她不是又

「說我得罪你麼？」

「說你得罪我，那不是很好？」

「哼！你的心倒狠呢！我不是又多打幾頓；你也就真心把我捨棄了？」她把頭伏在我胸口，她的聲音更細碎了。「唉！我以為你是真愛我的了。誰知，你也是和那些人一例看待我。你要真愛我，你也該為我設想。假使你再鬧起來，那我今晚不是只有一死了嗎？」

她那點點淚珠，濕上我的衣襟。那每一個淚珠，那每一個從熱泉流出的淚珠，似乎滴透了我的心扉。一腔憤火，被她那柔軟的淚珠通通浸熄了，我又轉來為她可憐。

她和白綿羊似的睡在我的身邊，只是柔綿的為我溫存。用她的腳把我鞋子脫去，慢慢解了我的上衫，為我鬆了衣帶，就把我撲向她的身上，把我胸口緊貼在她那細嫩的肥乳上，嘴兒吻着我的肩膀，還發些柔碎的低吟聲。

這時候，我更可憐她，可憐她做了被人賤視

的玩物；她的身體，珍藏，被人這般蹂躪；還有她這一片真誠的眼淚萬分感動我。教我不應該再在這時候來糟蹋她，我也就誠懇地向她說着：「不要這樣，你也保重你的身體啊。」

哦，她愈把赤裸裸地平滑肥白的肉體放在我的眼前，我愈爲她可憐，爲她供人娛樂玩弄的可憐。

從朦朧中，似聽她對我低說：「好好的睡啊。饒恕了我吧？」

我也不知睡着沒有，我也不知自己的心潮在想着甚麼：是愛她還是怒她；是怨恨她還是可憐她。又從糊糊塗塗中驚醒，已是六點一刻了。

臉也不洗，拿着帽子，走出房間，她似乎已經知道了；當我走出二門，她從後面房間跟出來，開了門門。

轉臉時，她向我羞愧的笑着，懶意的眼又向我媚着，還叮嚀的說：「今晚要來啊。」

侵晨的街巷，還是沉默，一種朝氣繞在我的

四周。跳上了車，心裏卻只惦記着：
「哥哥怕已經醒了吧？」

此
页
空
白

九 少 爺

九少爺是本地惟一的九少爺，在本地遠近廣闊數百里以內，只要提起九少爺，就是指這九少爺，再沒有第二個，這雖三尺童子也都知道。因為那些小孩們的母親，常常利用這九少爺三個字來恐嚇他們。「你們再哭，遇着九少爺走在街上，就教你不得了。」這已經成爲流行於本地的小孩催眠歌。其實九少爺爲人，看去原非常和靄，非常親善的。

也有人會這樣地想着：「爲甚麼叫九少爺呢？」（照洋文讀法，重音是在九字。）據一班傳說，說是老太爺生九少爺的時候，恰好在九十歲；有些人以爲這話，含有褻瀆的意思。大概，和九少

爺同輩的一流人物，都按照流行稱呼，沒有加以深刻考究。其實這個九字，在本地——或者不只本地——是含有珍貴的語氣，九字是數之極，那末，九少爺被老太爺非常驕慣，這卻是事實了。

據說，老太爺的祖上，興家立業，並沒有經過多大困難。本地在一二百年前，本是一片荒涼的海灘，有幾個老死不相往來的幾家人家。老太爺的祖上，說是販布的，到了本地，插草標爲記號，領有田產。在太平盛世，老太爺的前幾代祖宗，掛過萬頃牌的。到老太爺的時候，更成爲一片肥美之田。雖中間也有幾個不肖子孫，不替祖宗爭氣，教基業日隆，但到九少爺帶着一片福運安然出胎時，也可以不用勞心不用勞力的享到六百頃田地的祖上產業。可是在老太爺彌留之時，卻含淚對九少爺說着：「你的命不算過好，你要早生幾十年，雖不能像祖上，也可以掛一個千頃牌。我是過去了，你好好的興家立業，要耀祖揚宗啊！」據說，老太爺作古之時，並未瞑目，不

知爲着甚麼原因？

現在，九少爺已經有了兒子，但還被人稱做九少爺，這是他自己願意的。他以爲一個人千萬不可老，這個老字就是表示同死相近的意思。無論如何他要保存少爺，不願老爺。因此九少爺的兒子，又被家裏上上下下稱爲小少爺，或者是小哥哥子，——這要有點資格纔可叫小哥哥子。

社會上大部分的勢力，全是據說。據說，生小少爺那一天，千巧百巧的正是九少爺離去祖國留學外洋的十個月零一天。這並不出奇，有時人家看見小少爺的粉白的小團臉，灣深深的烏眉，尤其是一雙黑白分明的亮晶晶的小眼，的確是像小少爺的娘，一個模樣，沒有一點兒錯過。

到底九少爺是吃過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水的，開通之極。人家說九少爺壓迫婦女，蔑視女子人格。那真是冤枉了九少爺了。九少爺不只有三個公館，一個在天津三不管，一個在上海，一個在南京，大概揚州，蘇州還有一兩個。那小少爺是

住在上海的二少奶奶所生的。九少爺一向抱着寬大爲懷的態度的。像二少奶奶所生的小少爺，其他的少奶奶也生了好多，終是因爲自己的臉皮太嫩一些，或者說是那些小少爺的命運不好，大多送到育嬰堂去生長了。九少爺對於這些，無論聽到沒聽到，皆處之泰然。究竟九少爺是受着新文明的陶化的。

然而不然，九少爺現在又不同從，前大概是厭棄城市生活吧。九少爺在本地莊上，建起畫棟雕樑的高大洋房，圩外種起高大的楊柳榆樹，一眼望去，有人到過泰山的，說是比曲阜闕里的孔林，還要威武，自然，九少爺把幾位少奶奶遷住到本莊以後，更是大名鼎鼎了。有人說九少爺嫌外面幾處公館開支太大，有人說是來享受山林之樂的，還有些存着小人之心的，說他要防範幾位少奶奶。有人見過少奶奶的，尤其是年紀最輕的四少奶奶，比九少爺更要和藹可親。她只用一條皮鞭去管束她使用的婢女。

九少爺從住到本莊以後，甚麼事皆不問。原來在民國時代，九少爺做過兩任議事員，——這是通行在本地的名詞——但從來沒到過京城去上任。我們貴國的議事員老爺們不上任的也有，這總是拿了金錢買個甚麼來支持門戶，或者借此作升進之階的，可是九少爺的心理又不同這兩種人，九少爺的議員，只是一時高興，當作無聊消遣的遊戲而已。本地人至今還會說：九少爺當年在上海同洋人一球——大概本地人還不懂一彈子——輸得十九萬五，報紙上特為登一段，說九少爺如何的慷慨。這那個不曉得？本莊九少爺！一球十九萬。

大概九少爺想起老太爺臨終的話，曉得錢是好的了。

九少爺忽然大發慈悲，說本莊的兒童完全失學。要把本莊辦理得像留學在法國時所見的模範村。果然沒有多少天以後，就成立一個「本鄉小學籌備處，」經費是由在本鄉區域以內的田地，

每畝收大洋二角五分，即日實行，九少爺自然被推爲籌備處長。匆匆地過去三年，還只一個牌子掛在本莊的圩門外。

九少爺不只是熱心教育，還籌劃本莊附近的治安。因爲要養兵發餉的關係，每畝收大洋三角，於是在本莊有本鄉保衛團，練勇是四十人。團總是本莊管總卜財神擔任的。

保衛團成立好久了。一來本鄉找不出一個空閒大住所，二來住兵總會騷擾，只有本莊可以容納，這又可證明九少爺是寬大爲懷的。本鄉自從成立保衛團以後，時常有點不大安靜。

這是練勇對着團總說的；「大團長，我們的餉，爲甚麼就不發？」

「沒良心的東西！種主人的田，替主人看門，保守本莊，就是保守你們自己，還要發餉？太沒良心！」皇天后土，卜管總是忠厚長者。

「不說這是本鄉辦的？有地畝捐的嗎？」

「那，那我再對九少爺說。」

卜管總實在太忠厚。

「九少爺，我們練勇，個個出力保家。」恰巧一天，九少爺閒步到總賬房裏來，因為卜管總也會吸着中國特別流行的那睡在床上吸的烟。

「個個出力？應當的！」

「是的。他們說，想發一點餉呢？」

「呆瓜！自己不會找點食吃一吃！」九少爺的腿，正靠在牀欄上，右手在玩弄一根鐵絲端所繞的豆大的黑球。

過了幾天，縣兵到各鄉查防。提到了兩個人賊現獲的像是土匪又像是兵。

「你是那地方人？」縣兵很怒視的問着。

「我們是本鄉人。」

「本鄉大得很呢？」

「本莊！」說時語氣很高。

「開玩笑！朋友！」縣兵說出一聲，快步走了。

縣兵中的一個，覺得很得意的，很僥倖的對

着其餘的說着：「你們真是糊裏糊塗！不是我問個清楚，帶到衙門，看我們怎麼得了，好！九少爺本莊的！」

九少爺對於本鄉的功德，這兩樣——學校和保衛團——還不算大。最好是體貼人心，替佃戶儲藏食糧，開一條生計上的康莊大道。

本鄉裏農田上相傳很久的習慣法，到收穫完了，主人和佃戶把收穫的各得其半。在主人講起來，這是主人給佃戶的恩惠，在佃戶講起來，這是佃戶應當的。這還是古法子，到了現在，古不宜於今，主人一方面，現在有了「扣頭子」的實行。就是在主人和佃戶各得其半後，主人還要扣佃戶的頭子。大概，主人要得六成，佃戶只得四成。本鄉是由本縣學得來的，本縣也是有老師的。

九少爺之所以稱爲慈愛爲懷的，是在他深知道本莊的佃戶多不安分，要把那收後的四成，分給佃戶，那佃戶一定會即刻消費了，所以九少爺把佃戶應得的四成，替他們儲藏起來。

佃戶不能不吃。惟一的方法，他們去哀求管總。

寒風無情的打來，身上的單衣夾衣，還可不問；佃戶王三的家裏，已經三天沒見動鍋，大人還可忍受，小孩子不曉得自己的命不好，呱呱地哭個不住。

「你不能去哀求四少奶奶？聽說四少奶奶心很軟。」王三再沒有主意了，向小孩的媽媽說着。小孩媽媽並不出聲，因為四少奶奶心雖然軟，那一條皮鞭卻是硬的。

王三想把小孩送在大風雨的水溝裏，又不忍去抱。最後，王三像犯法似的，走到管總那裏，冬夜裏一層單衣，被雨濕透了，冷風把心都吹涼了。千幸萬幸的是管總還在賬房。

「哀求大管總，」這一句話，王三幾乎說不出來。

「做甚麼？」管總的聲音，的確是忠厚。

「家裏三天沒見燒火。小孩子哭得要死。」

「那一個？」不像管總的聲音。

「佃戶，王三」管總起下承上的說着。

只這一句，把九少爺氣得睡在床上，煙也吃不下去，隨即施行九少爺用慣的咀罵。「阿六，吊起來，這些東西，非打不安分。」

王三的小孩的媽媽，在家等了一夜，沒見王三回來。她是這樣想着的：「大概主人看這樣惡風惡雨，很可憐我們的吧？」「乖乖！好乖乖！不要哭，爸爸明早就回來了。」小孩哭得太利害，小孩媽媽把舌頭送進小孩嘴裏，給一點吐沫，想騙得小孩不哭。

人家說，這還只是九少爺的消極辦法。

相同的嚴風惡雨的一天，佃戶李四，人同此心的也跑到管總這裏來。

「哀求大管總，千萬向主人求一點吃糧。」李四是跪下來說的。

「那一個？」九少爺並未動氣。

「小的李四」李四很大膽的，直接同主人談

話起來。

「做甚麼？」

「求一點吃糧。」李四磕了一個頭。

「我說：呆瓜！滿地皆是吃糧，自己不去找，天上會吊下來？」這是九少爺寬大爲懷的去處，又是替他們謀一條生機的去處。

卜大管總忽然聰明起來：「他們手裏沒有東西，」——大概，就是指鎗吧？這是人家疑惑的話。

「全是呆瓜！沒有保衛團？」九少爺仍是吸他的煙。李四叩頭，謝謝九少爺今天沒拿皮鞭子，笑盈盈的竟自走了。

就是第二天吧？本鄉好幾家，到團總的地方報案。

九少爺對他的佃戶，總算不錯；佃戶們也曉得感恩戴德。佃戶們到本地去買賣，人家對本莊的佃戶，全要客氣一點。至於店舖對九少爺，那更格外克己，克己到一錢不要，情願送給九少爺

，不，不送給九少爺，怕也沒有地方去要賬。九少爺要算是本莊的莊父。從歷史上看起，像耶穌的那般愛，釋迦的那般慈，和我們貴國的正宗傳統的孔子的那般仁，雖則是很好，然而，也有人要說閒話。所以本莊雖有莊父的那般仁慈愛，也會有一兩個是不順從莊父的意思的。這卻是例外。

本莊的夏二是本莊的佃戶，卻與其他佃戶不同。那是九少爺的祖上特別給夏二祖上的恩惠，給一些田地種一種；收穫之後，既不扣頭，又不平分，只要一點租錢，有時租錢還不要。這在本地稱爲「小份子。」到了夏二這一代，還是做九少爺的小份子。九少爺更特別的對夏二好。九少爺的好，就是在體貼人心。

現在夏二收穫的食糧，全要送到九少爺的堆房裏，替他收藏起來，說是防備荒年的。但在夏二心裏，卻是這樣想着：「防備荒年，多麼好？怎奈不到荒年，就要餓死吧！」

真是牆有風，壁有耳，夏二心裏的話，不知怎麼被九少爺知道了。九少爺並不氣，說要解除誤會纔好。

「夏二！主人待你怎麼樣？」九少爺是坐在小廳房裏說的。二少奶奶斜倚在九少爺的身上。

「主人待我好。」夏二沒敢抬頭。不待言，早已跪下來了。

「渾蛋！閒話是那個說的。」

「小的不敢說。」

「在主人面前抽空」九少爺還沒十分氣。「阿六（這當然是小白臉很漂亮的而又得九少爺歡心的聽差。據說，尤其得二少奶奶的歡心。）拿皮鞭子來。」

「打他做甚麼？」阿六代夏二求情，又好像承二少奶奶心裏的意思一樣。

「你說怎樣？」

「小哥哥——（只有阿六能說小哥哥）——天天要騎驢，好不危險，教夏二做驢，給小哥哥騎

一騎不好？」

「小哥子昨天夜裏鬧要騎驢，阿六纔會想法子呢！」二少奶奶的眼角送出一線電波。阿六並不敢笑，二少奶奶卻笑了一笑。

「跪在這裏做甚麼？還不下去。」阿六的命令。

夏二覺得做驢子倒不在乎，但是，飯還要回家吃。

夏二天天回家是不錯，飯卻沒有得吃。

「飯吃不吃倒是小事，田租沒有，看怎麼得了？」這是夏二的女人心裏這樣焦着，焦得連有飯也吃不下去。他那一個十八九歲的閨女，又是這樣想着：「九少爺也太不成話。」

「一家三口，正在商議怎樣能得一點飯，怎樣完主人的田租。外面來人說大管總有請。

「這地還種甚麼？走是了。」夏二的閨女說着。

「你去要多磕幾個頭求求情。」

銀白的世界，雪花紛飛。夏二把頭縮到他不能再縮的程度，寒風刺骨，雙腳還是天然紅凍地赤着。

「夏二！」九少爺坐在花廳裏，姿體不高的四少奶奶，剛好坐在腿上。夏二並沒有注意到她是裹着貂皮的一口鐘。

「是。」當然又跪下來了。

「你膽也不小。」

「小的膽本不大。」

「王八蛋！你以為給小少爺騎一騎，你的租錢就不完？」

「我想完。」

「李貴，吊起來。」九少爺還是用平常的法子。

「九爺，（這當然是親熱的辭句。）一片白雪，多麼有趣！我想看雪人。」四少奶奶隨便說了一句。

夏二今天運氣好，沒吃皮鞭子。不過把他放

在天井，身上用雪團起來，做雪人的裏面模型。幸而我們中國人，先天的抵抗力來得大，這回夏二並沒凍死。

現在，夏二和從前不同了，因為自己閩女的關係。因為自己的閩女有了那「一朝選在君王側」的關係。那是九少爺偶而閒步間遇着的。

「我想房裏再找一個下女。」（註：下女二字，是九少爺昔年留學外洋過日本時得來的名詞。）一天，九少爺對四少奶奶說。

「我用不着甚麼人，」四少奶奶是生在江南，長在京城，綿柔裏夾有清脆的尖音。

「不。」

「甚麼？」

「我倆來的時候，我恐怕你的腰落空。」九少爺笑一笑。

「你這個不長進的東西。」四少奶奶也微笑一下。

這樣，夏二的閩女，居然入選了。當時人家

看起來，又有「遂令天下父母心，不重生男重生女」之感。然而，她竟偷偷逃回家。

「閨女，你怎這樣大膽。」閨女的娘，戰慄得不敢出聲的問着。

「這事情我不能做！」

「甚麼事？」

「……」閨女要哭。

「我替你去做。」

「不能做。」

「究竟甚麼事？」

閨女好不容易，含羞的，輕輕地，臉紅的說出了「墊腰呢。」

僥倖，九少爺並沒追求。九少爺的待人忠厚，於此可見。不但本莊，本鄉，就是本縣，也是如此。

不知那裏來了一個初出茅廬的，到本縣做縣長。他居然懷疑到九少爺的錢糧不清楚，派兩個委員到本莊來問一問。

「兩位委員有甚麼貴幹？」九少爺遇着有人拜訪，皆親身見客。

「好說呢。」兩個委員兩下望一望。

「還是錢糧不清？還是甚麼？」九少爺笑着說。

兩個委員遲疑着半天，回着「不是的。」

「是甚麼？」

「我們縣長，新到任，不得閒，教我們來請九少爺的安。」

「那倒罷了。」九少爺並不高興。

「還有，我們想九少爺替我們吹噓一下。」

「那很容易。」九少爺毫無吝色。「阿六，把名片拿兩張來。」九少爺之得稱爲慷慨的，就是在這些地方。

「謝謝九少爺。」

「你對縣長說，本莊有土匪，他也不問？」九少爺隨便說的。

九少爺待人接物是這般好。

過了沒有幾天，有人從縣城走過，看見城門外貼着一張告示。大概貼的時候，用漿糊太多，太陽一曬，早飛起來，被人撕去好多。只剩一兩行，認出，寫着是：「匪首夏二……供認不諱，綁赴法場，執行鎗決，以昭炯戒，而免效尤。」

這是九少爺對夏二的特別的格外的另眼垂青吧？

有些人說，這回事，並不要經過到縣公署的手續，就在本莊保衛團辦一下，也就行了。

議論是議論，事實還是事實。

這是平常的事。當然夏二的事，人家也不提了。

沒過多少天，有一樁驚天動地的在本地算是空前的大案件發生。一個女人殺死一個男人。這在本地也有過一次，或者兩次吧，記不清是姦婦謀害本夫的，並不希奇。希奇的是這件事的主兇，就是沒有多天前鎗斃的匪首夏二的閨女。他用切菜的刀，把本莊九少爺殺死了。兇手即刻被捉

到縣公署。

議論更是紛紜。總之，他們以爲又可有一個萬人空巷的看花燈的熱鬧。在本縣裏幾個九少爺有來往相熟的老爺紳士們，聽見九少爺的不得壽終，未免灑了一些傷心之淚。

傳說終久是靠不住。後來經調查所得，九少爺還是安穩住在本莊，不過頸子上有點傷痕。這是千確萬確的。

九少爺對於這事，並未動怒，也不一定非辦那兇手不可。各人都知道的，九少爺是寬大爲懷的。九少爺對於這事，有點不聞不問似的。

可是在縣城裏無論和九少爺相識不相識的，大大小小的老爺紳士以及紳士的走腿們，都替九少爺打抱不平，都要替九少爺出氣。馬上即刻的，刻不容緩的，跑到縣公署，要處死那個閨女，以符國法，或者說是保障人權。原來，他們就是保障人權者。奇怪，有一兩個憤憤而去的見了兇手，卻又暗暗替兇手講情，說兇手還長得不錯。

但大多數的紳士們，——大概就是所謂公正的紳士們吧？——還坐在縣公署，聲言非把兇手卽刻處決不可。

縣長，又是一個新到任的縣長，看見情形，遇着這樣案件，卻在簽押房裏，對着幾位紳士，輕輕的說着：

「沒有這樣簡單的吧？讓我再慢慢地考察一下呢。」

此
页
空
白

露華的兒時

[你看！甚麼東西養甚麼貨！]這是露華的祖母對露華常說的口頭禪。

五歲年紀的露華，雖非活潑潑地討人家歡喜，卻也不令人看了討厭。皮色是黑了一些，在他那黑潤潤的兩個肥腮和一雙小手，本也天真爛漫的笑着玩着，然而他的祖母看見他，好似眼中釘的厭惡他。露華的父親，是以孝行著名鄉里的，是以母親的意思爲意思的，雖然她是他的後娘。說到露華的母親呢，怕露華已是學走了，她還不知道這第二個兒子每天要吃幾遍奶。母親對他，幾乎可以說是不管，而這不管，似乎對他並沒有甚麼損害，因爲他哥哥也在這環境中長到八歲了

，也並沒有因此而死亡。他，大概是命運好一點，母親也會時常把他抱在膀上，吻他小嘴。然而祖母一看見這情形，長桿烟袋不由的在手裏一擡，眉毛不由的皺起來：

「討債鬼，要甚麼這樣的疼！」

他母親還嗤嗤的笑。本來的，有那個不疼愛自己的兒女？便是他祖母也在人家面前誇讚她兩個孫子的好處。

「小墜子這就出頭了。受人一輩子欺訛，現在可就快脫龜皮了。等到大毛子同小二子長大讀書，能進了學，也不必說甚麼一官半職，就靠着點功名，也能支持門戶。但能如此，也就是祖上的陰功積德啊！」

祖母的話一多半是傷感自己的一生，另一方面，也可看出她對人生所抱的懸想。

露華自己也會對人說：他祖父的確是個英雄，到現在他家裏還有他祖父的遺念，丈八的長槍。

他的祖上原是山東人，還在明末清初時，天下飢荒，流寇四起，從兵慌馬亂裏逃到這海濱的伊鎮。既沒交甚麼好運，人丁又不盛旺，經過了九世單傳，到他祖父時他家還是「孤門子。」他祖父幼年時就秉性剛毅，生得體強力足，到壯年時結交江湖朋友，受不了自家被人欺壓，又不能直接去報仇，就走到殺富濟貧一條路上去，專愛打抱不平。如此終於被地方紳士公稟，充軍到了海平。在海平也就病死了。他的祖母是他祖父在壯年時討的一位寡婦，過門時候還帶來一個六歲的女孩，就是他家裏所稱的小姑。他祖母想起這件事，常傷心着說：「唉！我自己一輩子也沒得抬頭，還要牽累到這小沒爺的。」是的，當他祖父充軍後，他祖母只是三十來歲，她是苦心孤詣的守候着福的降臨，雖則兒子只有七歲六。她把兒子領帶一天大似一天，生活上是幾經窮困，每天收入靠着替店舖裏洗衣服的幾十文。到她身邊稍有積蓄時，她每走過街上，她所遺留下的口實，

總要被人談起：

「她嗎？蠢美麼？沒問一問她的來頭！她也會穿起洋布褂子！」

再遇她同人吵嘴時，一班知道她底細的女人也都會這樣說：

「這樣賢慧，那時就不該跟人偷跑！打算男人回來不同你算賬的呢？看看你那綠花鞋，紅髻根！」

她好不傷心！傷心自己的不得人而事。更傷心是她的女兒嫁給了一個在伊鎮布店做夥計的江南人。一則這個江南人是一無所有，二則，她怕這江南人有一日歸回故土，她和女兒生離也就同了死別。這件事她最恨她的兒子沒出力，她感覺到：「人家的，究竟不是自己的骨血。」

她由這樣受着的外面的刺激，和與年歲一樣增高的世故，使得她漸漸只圖自己享受。她經過多年的困苦，好似自己的私蓄也可無求於人了。她看得世界上只有她一個人是忠實於自己的，兒

子的孝順只是做面子。她想想過去的受難受窘，就要從那剩下的爲日無幾的後半生中去尋點享受。每天自己做點好小菜，中晚兩餐全要喝一兩杯酒。

她最傷心的，或者也可說是她和兒子分家各立的原動力的，那就是當她媳婦第一天到家時，媳婦並沒替她磕頭。這當然又要遷怒到她的兒子。她看見兒子的時候，就有一股無名的憤怒：

「甚麼事一天到晚躲在女人房裏？就是玉天仙吧。也得讓人家看得下去！」她這樣說了後，又得轉一個方向：

「那一輩沒有人有男人？就是天天做那事也要有個分寸！沒看見過這爛貨！」

兒子被她噪得只好偷偷的逃出房門，若要給她看見，她又得要叫着：

「小墜子！還不替我滾到店裏去。」

她這一片好心，也會被人這樣猜想：猜她看兒子和媳婦雙雙對對的怕有些難受，他聽到這些

話，就索性行使她的威權：

「店裏事多得很呢，不許到女人房裏去！晚上也得在前面看管夥計，東西給人家偷乾淨了，還不知道！」

兒子當然是要遵從的。兒子愈是遵從，她愈是做得十足，也愈覺體面。其實，她的兒子的遵從，又何嘗出於本心，他出世是受慣了人家的委曲，原不必硬抗他後娘的威權。況且他愈是萬分服從，愈博得人家稱贊他是孝子。她呢，也就更任性的不問一切了。

有一天，她兒子到莊上去，被土匪抬架了，勒索六百大洋，家裏雖然比十年前好得多，開了一間小雜貨店，鄉下又當了十幾畝田，手裏並沒甚麼現錢，可是人家都稱他做「小肉頭。」給土匪大爺垂了涎，把他抬架去，一面傳信到他家裏。可是她卻每天談笑自若，每天還少不了兩杯酒，對人家談起來總說：

「窮人弄上富名，總歸不得了。現在已經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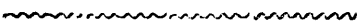
了這步田地，他店裏吧，是抽不下一文錢，那幾畝水牢的薄田，送給人家也不見得有人要；何況當賣呢。要是我手裏有點積蓄，也能設點法，卻可憐天天連菜米都不周全。設或他有甚麼長短，又那裏去打官司呢？」

她的話也入情入理，但人家都說她有潔白的洋錢埋在床底下。

後來，她兒子竟回來了，她卻和她兒子之間更築起一道深溝。她看兒子幾乎等於路人，而兒子卻仍惟恭惟謹的。若是她嫌小孩子太噪了，他隨即就把兩個兒子打一頓。他不惜他兩個兒子去挨受他的鞋底，來顧全他純孝的令名。到有時惱怒起來，還要咒：

「死了就由他！我不能因為這兩個小鬼就不孝！」

然而年邁的祖母，卻會慢吞吞地說：「果真打死了，也是你來生的報應！」



一方面祖母感覺到姓計畫的勝利，另一方面她又自己悲傷。

她想把私下積蓄的錢分一些給她的女兒，可是她又想着，這又有甚麼用處。她怕給了女兒，女兒自己不得用一個，卻被女兒的丈夫吸去了，以後不是無厭之求？把錢貼完了，自己又怎辦？她想來想去，想出了自己的終身大事，於是買壽材，燒朔望，做出老婦人們一般慣做的事來。

但同時她卻又這樣的解脫：「哦！那可沒用！有幾個錢還不如自己吃吃喝喝。」

她的生活算沒有甚麼困難，積蓄下的錢，每月可拿一些利息，生活過得每餐都是佳餚盛饌。眼前的事全沒甚問題，擾動她的心緒的，除了盤算如何討債如何放債之外，最焦急的，那就是她死時候的問題。她想到，在世時，家裏這樣仇視她，她又對家裏這樣冷淡，一旦死了，那個來悲哭？一生沒得做件堂堂皇皇的事，死時候還落得個冷冷清清；她無法解決，最後，她終於得意地

想着了：

「我對兩個孫子，那大毛子小二子，爲甚麼要這樣刻薄？」

這樣一轉變，大毛子那是無待言的，又高興又服從他祖母了；小二子也沒甚不肯，至少，也不至於不情願。

這幾乎成爲社會上的公式，何況施之於小孩子呢。一個人在危困的時候，遇見了救，對恩人不萬分感激嗎？大毛子和小二子自此對他的祖母，就是除開了名分，也是他們的一個大恩人。這受恩的來源，就是從他們父親的身上起。

他們的父親，人家都說是個了不得的人。露華也曾聽得人家告訴他過。他父親只有十三歲時，家裏是十分窮困。一天，他父親沿着土河走到鄉下去，看見上水來了一隻船，滿滿裝了柴草，他即刻想到，這是一筆好交易。他立刻就 and 船主講定了價錢，跳上船，叫船開到浦市，隨即到草行裏把一船柴草又從他手裏賣出去了，他沒拿一

個本錢，賺了十三吊錢。他父親到家，他祖母非常歡喜，說他父親將來有發達。果然他父親十七歲時就領首做生意，家道日漸興隆了。他又做人特別有工夫，總是笑盈盈的向人說話，就是點個頭，也必恭必敬的。到了一年三節，那更是他父親向人陪罪的時候。人家說：

「陸小墜子！你能向我要錢嗎？你把你家裏的底賬翻翻，看你媽媽替我洗的衣服乾不乾淨？忘本的東西！向誰要錢？」

再有這樣說的：「此刻沒有，年底來結賬！」這是頂客氣的了。

可是，他父親呢，總是作揖打恭的：「大太爺，你老人家不知道啊，今年的店賬格外吃緊，總望你老人家栽培些，得罪你老人家，我隨即就磕個頭。」無論人怎樣地罵，他總得把賬討回去。

每到新年元旦，他父親更和磕頭蟲似的要走遍伊鎮。

這樣的周旋世故和應付環境，換第二人幾乎就不能容受，然而他父親總是從從容容的，並且從不見他有意志消沉的時候。他肚裏所容受的人家給他的悶氣，好似百川匯歸了大海，到每天晚上算清賬目時，走到後面小樓裏，就會來一些無名的憤火。

小樓上是六毛子和小二子住的。他倆白天在樓下念書，晚上爬到上面住宿。六毛子雖已有十一歲，可是有個毛病，夜裏在夢中會撒尿。這就是每晚要受一頓打的理由。小二子雖不撒尿，卻愛玩皮，這也是他的缺點，和哥哥的撒尿有同等受打的理由。每天晚上，他倆睡上牀，若是哥哥發了舊毛病，那就得向弟弟討情，做出很乞憐的樣子說：

「好弟弟，你不要告訴爸爸，明天買花生給你。你千萬不要出聲。」

「那不行。你看被窩裏這樣冷，怎麼睡法？」

「好親弟弟，你忍一點，不然兩人總是打。」

「我沒撒尿，那怎能打我？」他很得意。兩個人是抵足而眠的，他故意把腳在哥哥這邊亂動，愈動得利害，愈表示他有無上的榮譽。

「你真要說啊？那我也把你今天偷錢買花生的事告訴爸爸。」

他倆人正在爭持，不提防他們的父親已走到樓梯上了。

「倆人又噪甚麼嘴？」

父親只這一句，他倆就好像鼠見貓到的跡匿聲銷。他哥哥只有在緘默中祈求他，不要說出撒尿的事，把腳在弟弟的心口搖動，給他暗示。他呢，也不敢出聲，他的肉顫動得利害，他的感覺特別的靈敏，好似爸爸的手已經打到他身上。

「還不好好的睡？」

父親的聲音像漸漸遠了似的，他覺得萬分得意，不由的滑口而出：「是的喲！我們早已睡覺了。」

誰知只這一句，又把他父親鼓勵得直衝上樓

。父親的聲音，特別起勁：

「唔！明明在講話，還說是睡覺了！」

照例的，他父親走到牀邊，把鞋子脫下，向他頭上撲的一下子。

他呢，就好似蛇一般的逃出了被窩，躲到樓那邊狂哭狂喊。這也是他平常的經驗，他愈是叫得厲害，愈可以使他父親不打。然而，這晚他卻完全失敗了。他逃到這邊，父親也趕到這邊。手裏的鞋子，舉在他的眼前。

「哼！你還會哭？再哭就把你打死！」

在這時，他又只好不哭。他望着父親那隻手，——他那全部的心魂就操在那隻手裏。他的周身的肉在顫動。

他父親嘴裏吼着，一面又走到牀邊。把凶嚴的面孔對着了大毛子。

「今夜又撒尿的吧？」

他慢慢爬進被窩。他哥哥看呆了，停了一陣纔敢說：「今晚沒有。」

然而他父親把被子一揭，就發現一大塊潮斑。這不消說，父親的鞋底立刻落在大毛子的身上。父親氣急了，一邊罵，一邊打。他呢把腿縮到無可再縮，但又不敢說出，「你不要再打到我的身上啊。」哥哥卻另有一種工夫，任憑父親的鞋底怎樣的重，打得怎樣的多，他毫不叫喊，毫不泣哭，也毫不乞饒。他愈不出聲，父親愈是打，以至打得不得住手，打得不得下台，可是他還睡在那裏。直到他父親打得掃興而回。回到房裏，一陣的心酸，不免掉下幾點眼淚，想到世上的人待我也太刻薄了啊。

自從他祖母變一個方向，他兩人每天晚上總算睡得安穩。他祖母說：「管小孩子，也不是這樣管法，打死了，看管不管？大毛子和小二子就在我對房裏睡。」果然，他祖母的話，好似燒靈符一樣，而他倆自然把祖母看做了恩人了。

「小二子啊。你歡喜那個？」祖母有時來試探露華的心理。

「我歡喜奶奶，奶奶疼我。」

「你真歡喜還是假歡喜？」

「我真歡喜哩，我從心裏歡喜奶奶。」年幼的露華也覺得意洋洋的。

「好乖乖！奶奶牀頭有白果糖，你拿點吃吃去。」

露華在屋裏跳躍了，表示從來未有的天真。

「來啊。小二子，你歡喜你媽媽不歡喜？」

祖母又慢吞吞地講出來。

「我不歡喜，不歡喜那癡子。」

「好乖乖！下回你媽媽有甚麼話，你告訴我，奶奶牀頭還有寸金糖呢。」

祖母做了露華的恩人，露華歡喜祖母，自然爲祖母所驅使了。

他母親有甚麼話，懷恨祖母的話，他果真一一告訴了祖母。這一告訴，就使得他母親受他父親一頓打。打到後來要對直，問那懷恨祖母的話是那個說出的，這當然就輪到露華身上。因此，

他那被人視爲半癡的母親把懷恨奶奶的心，又轉到懷恨她的小二子了。

他母親把他恨得似仇人一樣。他母親若要看見他時，那嘴唇就不住的顫動，大有非把他吃下了去，就永不甘心似的。

在一次夏天乘涼的晚上，他同哥哥睡在大門外廊簷下的牀上，祖母坐在旁邊，和鄰家女人談些閒話。這時從牀的背後，轉個黑影，向牀上一彎腰，就聽着啊喲一聲，露華已滾到石地上面了。驚動了鄰家，祖母更是大怒。原來這是他母親實行對兒子報仇。他父親從前總說他母親是一時精神不够用，到這時候，也只是承認她是瘋子。祖母更說着：「這時候不把她關起來，將來，一家人還全要受她害了！」結果，母親被關在對過門的兩間房裏。

他好似得了最後的勝利。祖母也常對他說：「小二子，你去看看你媽媽在那邊究竟做甚麼？」

他跑到那邊，在天井裏亂跳一陣，表示他的

心意滿足，然後從牕縫裏去望望他的母親，母親正在兀然獨坐嘴裏翻出了白沫。他看見了，只不出聲的，笑盈盈的回去了。有一次，他又去時，正好他母親也抬起頭來，母親向他望望，眼裏不由的滴下幾點淚，他也像看呆了。母親說：「你不是小二子麼？」

他不由的酸着鼻說：「是的，我是小二子。」

「好小二子！你去偷幾錢買點花生給我吃？」

他答應一聲，低頭走出了。他想起媽媽住的所在，四邊黑漆的泥牆，媽媽臉上灰蒙的一般黑，衣服破爛了，露出了膀臂和胸口，腳底下鞋子已經沒有，裹巾拖了多長，他找不出東西來比擬。走到櫃台裏，從地上偷偷的拾起兩個銅板，飛也似的跑走了。

一回兒，母親把花生向牆上亂撒，嘴裏不住說着：

「好小二子！好親乖乖！你不能把你爸爸叫來啊？」

他在祖母的慈懷裏，過了兩年，是他祖母所主張的，他被送進了小學校。

他兄弟倆本在私塾裏念書，自進了伊鎮的小學校，朝出晚歸，就過得很快。他倆極用功，不過要是不用功，他父親又怎能讓他們過去。在他父親一生受屈，希求從兒子身上得點光榮的心理中，他兄弟倆的讀書，真是他—生命運的維繫。

他兄弟倆是這樣的用功，不久地方上的老先生們傳說着：「陸小墜子兩個兒子倒是好學生呢！」尤其是教過他們書的丁先生洋洋自得的向人稱譽：「六毛子和小二子，要不是科舉廢了，廩秀倒不難呢。」學校的教師們，看這兩個優異的學生，有的以為奇怪，奇怪那陸小墜子怎會有這樣兩個好兒子，校長鍾先生就是這樣心理。還有那平常以愛好人才見稱的谷先生，對他倆又懷着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心理，那天學校裏正談起學

生的成績時，谷先生忽然關懷到他倆人，對校僕發出命令。

「夏三，你把陸小墜子找來！」

夏三去了一陣，陸小墜子果然也進了校門。他看見籬牆下，先生們在高談闊論，他心理着慌，怕或兩個兒子犯了甚麼校規要被開除了。坐下來時谷先生對他說些關於兒子的好話，他更驚恐，懷疑，懷疑這是谷先生的先揚後抑的筆法。他自然是格外恭敬的聽谷先生說：

「你怎麼在家裏不許兒子念英文？你知道甚麼？難道學校裏的先生是外行嗎？再像這樣，學校是要開除的！」

「六太爺！我沒這樣，聽六太爺的吩咐。」

這全算是谷先生一片好心，一時關懷人才的高興。被人稱爲少年英俊的丁五先生又情願盡義務，在課後教他兩人一小時的英文。可是校長對這事根本就不贊成，他以爲先生那裏有這閒工夫做這不關緊要的事。

他兄弟倆的功課加多，成績進步了，紛紛對他倆起來的風波和冤屈也就多了，同學們見着他倆，就要說：「替我把衣服拿去洗洗。」無疑的，這是同學譏笑他家裏這不正當的職業。那地方紳士的大少爺像王桂庭和張殿龍，見了他倆，就要叫一聲：「甩子。」

有一天，在第一課下課時，照例的他還在桌上讀國文，教室裏只有他和張殿龍。他也毫不介意，就在第二課要上課時，張殿龍在位桌裏發現少去了一塊大洋，說是帶來買書的。這一下就驚動全校，校長根據失主報告，只有他是嫌疑。於是校長立刻教人把他的父親叫來，說明此事。他父親只有說陪罪，賠洋，願受處分的話。忽然圍在校長室外的人團中，有人說：「張殿龍的錢已經找着了。」可是校長還爭持着，把右手向前指揮做出演說的姿勢，用力的說：「你怎知道，他所找出的，不是另外的一塊錢呢？」

這一次，他父親回家，並沒打他。到晚上，

夜深人靜時，他父親含了滴滴的眼淚，向兩個兒子演說出家庭的過去，說得氣急了，更走到對門，把他的母親用小棍亂打一頓。

事情總算是和平了結，他仍在這小學校裏念書。然而他最痛心，到這時他纔痛心，爲甚麼他父親在外面被人欺壓了就回來打家裏的人。



露華在小時候，他被父親管束得不准出門。自後進了小學校，每天打南頭到北頭，在多少次裏，他發現離他家不遠，一家人家，當他每次走過那門口時，總見站着一個似比他大兩歲的少女。她的初次的印像，使他心裏在跳，臉不由的紅起來，想去看一眼，又沒有勇氣，把低的頭抬起時，他已走下好遠，又不敢把頭掉過來回望望。

如此，每次上學和回家，總要看見那少女。她穿了青布褂，長長的小辮，面前的流海裏顯出兩隻黑白分明貓也似的大眼。而他最心動的，是

她那皮色和他自己一樣黑，不過在黑之中有些電的引力，引得他看去好似黑夜個的一顆明星。有一次，她向他微笑了一下，他就一夜沒睡覺，弄得無心去看書，翻來覆去的想，就漸漸病起來，飯也不能吃，火燒火熱，纏綿了十幾天，人家春衣漸漸減退，他卻仍蓋了兩層的被子。

如此直等清明節到了時，他纔可起床。祖母爲表示愛護的意思，教他不要上墳。他想起往常上墳時，他父親要在祖墳旁說出多少流淚的事。又想到，在近兩年，自從他小姑死後，他父親每次上墳，總要教他在那義塚裏，找出小姑的墳，叫他去燒一些紙錢。等到他從那遠遠的山坡回來時，他父親還在路旁流淚。究竟他父親爲甚麼要哭那死去的小姑？他父親把家裏甚麼事都告訴他們，可沒說出這一點。他只記得，那時小姑已是出嫁了，有一天回來，住在祖母的對房，他仍住在小樓上，從樓櫺上看到父親急匆匆從後面跑到前天井，那時正是夜深。他想起這事來，他的心

不由的跳動，不由得想到每天見面的那少女身上去。

家中沒有甚麼人，牕外已是漸上黑影了，他便扶牆走出門外。街上也沒甚行人，他順着腳走到那少女家的門前。他的膽好似大得多了，在門口張望了一陣，忽然他的眼昏花了，腳酸軟了，心甚跳動，全身的血管在奔漲，他見那少女從裏面走出來了。可是那少女見着他時卻不似往常的溫柔，不是往常的可愛，她到了門前，向他凝視了一眼，又把眉蹙了一蹙似說：

「你這，你這不要娘的，忘恩負義的人！」

他是如何回答呢！他的面前一片昏黑，他幾乎跌倒了。

這怎使他不最痛心，不最憤恨呢？所以當他回想到最痛心最憤恨的時候，他就會向他視為最知己的朋友說：

「義百啊！我啊，我是沒得到人間一切的愛的啊！」

中華民國十九年一月十五日印刷

中華民國十九年一月二十日發行

◁兩 難▷

——實價大洋三角五分——

著 者 馬 仲 殊

發行兼
印刷者 華通書局

版 權 所 有

總發行所：上海四馬路一九五號

虹口分店：上海北四川路底一九五號

024782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09 7582B

通